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八

開化圖書館
Kat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八

酬荅中

詩九十一首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

子云杜牧之詩十載飄然

那堪重作

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

君今猶未戒

繼曰隋書賀若弼傳父數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誠以謹口

次公云按先生詩案熙寧六年十二月內劉放作詩寄載和詩引賀若弼以錐刺其子舌以譏時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我亦更何詞

厚云晉郭舒為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奭嘗因酒作澄怒叱左右捧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

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背頭舒跪而受之釵遂得免

相從痛飲

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

續云杜詩云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下田生蒼耳

堯卿云神農本草蒼

耳一名胡菜一名地葵亦名卷耳耳大者耳

蒼耳亦已

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

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

聞呂梁百步聲如雷

厚曰古縣有石梁焉謂之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

試

向城南望城北

師云杜詩欲往城南望城北

際天菽粟青成堆飢

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墻

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神龍社鬼各

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

陸公深云村詩日采太倉五升米

嗟我與龍

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効

師云章堅作詩

自効責堯卿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何異鼠雀偷太倉行袖手微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此公之意也

開

館 24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處著春衣

論語論語點爾何如鼓瑟希又曰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多情白髮三千丈

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無用

霜皮四十圍

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

晚覺見文章真小技

云

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慶一為真義在真字蓋言老杜以文章為小技我早年不以為然晚乃覺其真

早知富貴有

危機

所公諸首長民曰富貴必踐老機師曰劉穆之臨刑謂所親曰富貴必踐老機

為君垂涕君知

否千古華亭鶴自飛

臨刑歎曰華亭鶴決豈可復聞乎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見戲云以徐妓不知東武詩中

燕子人亡三百秋

建封既卒時

居燕子樓十餘年不肯

嫁白樂天為作

捲簾那復似揚州

州過巷上珠簾總不如

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也

病云元積為作崔徽歌下邳城南門謂之白門樓。堯卿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託人寫真因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裴郎崔徽一日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遂疾發狂充積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之西北

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柰君何醉顛只要裝

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次公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

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

續孔席不暖

歸來閉閣閉終日

次公閉閣臥

治

卧聞客至倒屣迎

爾陳壽二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聞蔡在門

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

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

次公杜詩至青絲絡頭為君老

蹙蹙踏

深

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

良探前扶後蹄間三尋

騰者不可勝數。師蜀志注劉備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隨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弩力的盧

乃一躍三丈遂得出

振鬣長鳴聲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

嘉陵遶劍關

厚嘉陵江水出大散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與利至劍門關丁木瓜園轉東向閣中西與涪水

會劍關大道車方軌

方軌騎不得比行

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師李時為東京提舉

騶騎傳呼出跨坊

今先生所臨之地跨乃凌跨之跨蓋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

簿

書填委入充堂

師文選劉公幹詩取事煩填與委文墨紛消散

誰教按部如何武

厚何武為揚州刺史所奏舉二千石長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

只許清樽對畫光

續後漢梁鴻妻也

婉婉有時來入夢

編退之詩孤游懷

溫柔何日聽還鄉

援趙飛燕外傳飛燕妹合德成帝視曰吾當老

取介旅宿夢婉婉

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此溫柔鄉不復效武皇老白雲卿

厚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佐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斷場千步平如削

次韻荅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踈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

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

書信手翻

白樂天詩卧枕一卷書起嘗一

欲吐狂言喙

三尺

續莊子云丘願有家三尺○子七陸餘慶善論事

怕君

輕我却須吞

邦直屢以此見戒○師杜牧之

開

城南短季好交遊厚短季、紳也白樂天詩云閑吟短季詩箕踞狂歌總自

由師劉伶酒德尊主庇民君有道次公舊唐書太宗紀替云以房魏之智不踰乎

在民者遭時也樂天知命我何憂次公列子載孔子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

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清詩斷送秋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明猶

前倒即休飲漸送樽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須不相伊

於上前彈箏歌詩以言謝安之忠安起攬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

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

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厚

昭字子布典客曰余曩聞劉荆州嘗曰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瀾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

也見之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

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田一區有

宅一區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胡懶卧元龍百尺樓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地見元

龍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龍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君宜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譁也何緣當面聞道

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

鶴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次公先君言編禮也皇祐宋仁

少年改皇祐盡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踈小

人小人自闊踈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經字彦輔

眉之老儒嘗依思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兩都各聚書

子基賦公甚稱之

深

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
高樹紅消梨師川

託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
升瓶落地則破名含消梨
小池白芙蓉常呼赤脚婢厚

之玉川子詩一
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

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

車其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李太白詩白酒初熟山中

身雞酌白酒兒女歌笑牽人衣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

下主人竟誰歟援龍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末嘗入

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每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

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

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頃吏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我時年尚少作賦慕相

如續司馬相如作子虛大人賦以公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侍

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祖謙漢書嚴延年為人精悍又論語起予者商也歲月

曾幾何者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憤拱桑樗左

傳秦穆公謂蹇叔曰墓上之木拱矣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袪漂流二十

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以公唐高

淳竹使符滿銀菟符諸郡武德元年改銀菟符為銅魚符威行烏白

蠻解辦請冠裾履立希靴書夜郎方當入奏事清朝陳

璠與璠公情朝文王之朝陳璠璠以言示朝之器也逸論語曰

而視之胡為厭軒冕歸志不少舒上蔡有良田蔡公上

也任公有田在新息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羅亞百頃

見先生傳有詩一篇雍容十年儲間隨李丞相搏射鹿與猪援李

吹半黃蒼鷹馬十斤重龜父

斯也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復與若牽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

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魚陽曰東道大者六斤

深

窮苦自把鋤

以公陶淵明園田居曰侵晨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我今四十二衰

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之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

以公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一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齋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遂挂冠神武門上

表評幾何不樵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菑畚念子

瘴江邊

子仁退之詩知子遠來真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懷抱向誰攄賴我同

年友相歡出同輿冰般馬文鮪

鮪鮪也或盧常山有云冰般馬文鮪之詩云冰般夏馬

碧石寶玉笋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瑤知我

少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燕雀

羅弔廷尉

總前漢崔公羅廷尉門外可設雀羅

秋扇悲婕妤

厚文選趙飛燕婕妤弟得幸班婕妤

好失龍作秋扇歌云常恐秋節至涼風起升沉一何速喜怒紛

衆狙

援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悅

作詩謝二子我師甯

與遠

厚齊武帝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陽關詞三絕

次公三詩各首自說事唯是皆可歌之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生

生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絕云云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次公謂先生名之

為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繼原言戲馬其則在徐州所

贈也答李公擇云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為過齊州作耶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歌

之乃取為一題標其題曰陽關三絕內中秋月一絕見月門

受降城下紫髯郎

續朔方總管張仁愿於何比築二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厚孫惟為張遠所

敗遠問降人向有紫髯將軍為誰答曰徐會稽

戲馬臺南古戰場

以公戲馬其臺在徐州彭城縣項

羽所築宋武建第舍重九日引寬客登其臺賦詩自春秋以來乃用武之處春秋鄭伯取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後漢呂布

自下邳相持築城於彭城又李華有吊古戰場文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

歸故鄉

深

右贈張繼原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

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以公濟南則齊州濟南郡也龍山

湖川則李公擇先為湖州故也

右荅李公擇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堯卿陸龜蒙詩閑窗雨過一杯相屬竟

何時以公韓詩一杯相屬君當歌空虛豈敢酬瓊玉檀詩云投我以

瓊生植猶足遠出芝菌以為瑞門外

呂梁從迅急孔子觀於呂梁懸沫三十里曾中雲夢自逶迤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

昔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

臺九日期

蘇劉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遊戲馬臺送孔靜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遠等並從賦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慧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

陳季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次公李白詩

定向瑤臺月下逢

破恨懸知酒有兵

陳南史江諮議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備酒

牧贈酒詩與秋爭底事要尔作戈矛

老守無何惟日飲

盜為吳相姪種謂益曰絲惟日飲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

將軍競病自詩鳴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連旬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賦韻時韻已尽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頃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猶故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

病○沈公韓愈言孟東野以詩鳴花枝不共秋敵帽筆陣

空來夜斫營

隱杜詩筆陣獨掃千人軍○隱唐陳日進知虜曲折夜斫其營斬千餘級愛惜微

深

官將底用它年只好寫銘旌

師杜牧詩黃壤不佔新
兩露粉書空換桂日銘旌

九日邀仲屯田為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

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

按晉曰相温與孟嘉九日宴龍山西來河伯意雄誇

子秋水時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在己

霜風可使吹黃帽

舟人黃帽土勝水也○厚史記

鄒通傳權船為黃頭郎徐廣白著黃帽也

樽酒那能泛浪花

任子美詩云浪花翻謾遣

鯉魚傳尺素

援文選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却將燕石報

瑠華

續列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寶周人曰此燕石也○厚史記

何時得

見悲秋老

續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醉裏題詩字半斜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

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

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

或云宋司馬相題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

首敬夫按先生集遊相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乙亥春服即成從二二子遊於泗水之上登相山入石室

側手區區未易遮續時河決水方退謗奔流一瞬卷千

家共疑智伯初圍趙續左氏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懼奔

沈者猶有張湯欲漕斜厚前漢溝洫志人有上書欲通褒

三板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岐回遠今穿褒斜道少坡近四百里而褒

已坐迂踈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

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懶心也

茫茫清泗遶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看芒鞋穿

萍確石學確之行運微更燃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

深

鑿石

續宋司馬相瞻自為石椁

會有中郎解摸金

陳琳為表紹作檄言曹

操時置發兵中郎將模金校尉

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

呂梁地名○續莊子呂梁懸水

三十仞故今言呂梁為懸水村也○即今百步洪是也

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

無雞豚

次公杜詩小市當爭米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

奔渾夜聞沙岸鳴壑盡曉看雪浪浮鵬鷗

次公退之詩餘瀾怒

不已喧聒鳴壑盡

呂梁自古喉吻地

堯卿按水經云呂梁乃自古黃河喉襟膺吻之地

萬頃

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

續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比日奔走惟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

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為樽歲寒霜重水

歸壑次公月令季冬之月水歸其壑上反其宅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

如夢寐次公杜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為魚鼈編劉子過洛

其魚平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醕空瓶盆念君官

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樂師

苑珠林支道在剡謝安與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之遲君來以晤言銷之任使絳蠟燒黃昏宣

房未築淮泗滿任武帝作甄子之歌有武帝浮梁兮淮泗滿故道堙沒蒼瘵

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

代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韓白樂天開八節灘詩鐵鑿金鎚隱若雷高城如

鐵洪口快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

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次公列子言化人之宮與王之若雲屯焉師杜甫沙苑行王有

門虎臣司苑門入天廡皆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為君擊鼓行金樽

深

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曷不長閉口

公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閑矣非謹而何

天寒

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

不蒙譏訶子厚疾

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三病學道以來日

思致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頓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

反更刻畫無鹽醜

厚

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

征西自有家

雞肥

公南史王僧虔傳載僧虔論書云虔征西翼書少時而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

兒輩賤家雞

太白空驚馬飯山瘦

唐杜甫傳李白於南有飯山之嘲而李白集有

戲南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

與君相從知幾

日春風待得花開不撥弃萬事不復談

杜詩云撥弃潭州百船

酒百觚之後那辭酒續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

路嗑之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

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續左氏晉定公吳夫差會于黃池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

龍對酒兩靜嘿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與一歡難

力致厚劉毅曰公射甚難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沈杜詩籬

亂雀啾叢棘易真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

當求好人聊使治要棘次公詩魏高履曰糾葛履可以履霜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棘

之好人服之注要褻也棘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使君自孤憤暖前漢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右曰陛下

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次公按漢書注云此里
憤仆也尤言不能自立也則獨居無偶可以言孤憤矣。

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次公善許邁傳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寒食日荅李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次公前漢蘇武李陵能詩謂之蘇李唐蘇

蘇晉李嶠知制誥時號蘇李又蘇頲李又對掌文誥明皇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今有卿及李又亦世不乏人只恐

全齊笑陋邦。次公李公擇知齊州故云詩似懸河供不辦。續郭象傳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師故欺張籍隴頭龍退

韓退之石鼓歌願借搢口如懸河

簿書馨鼓不知春。次公馨鼓所以督役也佳句相呼賴

故人。次公杜詩每於百僚上與誦佳句新。子寒食德公方

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續後漢龐公傳注司馬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

其室呼德公妻子使依泰須史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為客也

巡城已困塵埃眯

公左氏華元為植
方易位○師杜詩云塵土汗人眼易眯執

扑仍遭蟣虱緣

公左氏華元為植
巡城禮司空執扑

欲脫布衫攜素手

公文選詩盈樓
上女織出素手

試開病眼點黃連

來詩謂僕
布衫督役

次韻荅劉涇

字巨濟

吟詩莫作秋蟲聲

野序以蟲鳴秋

天公怪汝鈎物情

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兩蔚青青何用自燔以

出聲香

蘇漢兩龍其傳云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消

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

口如鸞異議鋒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

厚前
通言

於韓信曰鄰生一士伏執
掉二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萬卷堆曾兀相撐以病為樂

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

深

如山閣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次公唐文粹載何遜夢

繞鬢也敗席展轉卧見經亦不自嫌翠織成續老杜有太子張舍

人遺織成段擇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段公劉夢得詩

不識五郎呼作卿厚宋璟傳嘗宴朝堂三張列二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

人何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

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有吏民哀我老不明次公馬援曰

得邀相戒無復煩鞭刑續徐有功為蒲州司法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戒曰犯參軍杖者必斥之

訖不辱一人時臨泗水照星星次公星星言白髮也何長瑜朝陸展曰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

青不解父星人行復出師歐陽永叔秋聲賦黝然黑者變而為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

得一舟如葉輕次公退之詩共一葉舟卧聞郵籤報水程厚

詩宿弊本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專羨羊酪不須評續陸機嘗詣侍郎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

何以敵此機谷云十里專美一飽且救飢腸鳴所以此篇皆未下蓋政時稱爲名對云 涇之豪氣也劉涇好爲險怪之文蓋嘗見其上先生詩即此詩文多不載任退之詩飢腸徹死無由鳴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跡野雲飄次公杜詩去國

不如早還家功名正自妨行樂次公向秀欲註莊子嵇康曰此書詎復須註正是妨人作樂耳揚揮

云人生行樂耳迎送纒纒堪博早朝白詩昏人一覺睡不博早朝人雖去友朋親

吏卒却辭譏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

雄與寂寥次公繁雄寂寥言郡之如此也孫莘老必在江東故云尔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鵝溪白璽光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次公時人謂之鵝溪絹老杜云我有一疋

深

好東綸亦謂此也
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

庭空影許長
吹公先生依寶箴谷偃竹記二與可畫竹初不與可獸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為機聞者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孤近在彭城可往來之濺材當奉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待將一段鵝溪綸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綸二百五十正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綸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正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寶箴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

甚孰將入京應舉
次公是時先生守徐州蓋元豐元年也

夜光明月非所投
續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而逢年遇合百無憂
厚太史公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前也

將軍百戰竟不疾
援漢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百不憂

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

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次公季白贈張鎬詩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苦戰竟不疾當年頗擢振伯郎一斗得涼州孟佗字伯

護專權用事作必補葡萄酒厚武后時置

一斗遺議為涼州刺史武舉有此科翹關負米武舉有此科翹關負米武舉有此科翹關負米武舉有此科

氣力者武舉有此科一年不入紛華域武舉有此科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武舉有此科故人

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字在唐負半千傳武后

為古人乃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言言

於秘書閣觀王羲之墨蹟皆唐人硬黃土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公嘗書黃庭內景經以贈葆光道士故謂太虛臨之也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厚古詩云青青

柳誰謂他鄉各異縣次公張正見古樂天遣君來破吾

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次公短李指

深

館

天言季紳曰短李而用之髯孫指言幸老借張遠言孫權曰紫髯將軍而用之此詩人之巧也○子仁却超為相温參軍王向為主簿超髯而珣短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忽然一鳴驚倒人覆更記齊威王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縱橫所往無

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新學經義之說也千金弊帚

那堪換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常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

爾耳君其漫免俗聊復尔耳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一曰紅梅有佳

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已忘皎潔素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朝卿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約并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弃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奔指果何傷其二曰青松出洞壑十里樓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暨和不並出深根且固帶人言可鑿國何用

依在平生暨和不並出深根且固帶人言可鑿國何用

依在平生暨和不並出深根且固帶人言可鑿國何用

依在平生暨和不並出深根且固帶人言可鑿國何用

太早計小大才則
殊氣味固相似

佳穀卧風雨莨莠登我場

公書云農殖嘉穀子惡
類之乱苗也又詩九月築場

圃公詩案此詩譏世之小人
勝君子如根莠之奪嘉穀也

陳前漫方丈

漢孟于食

玉食

慘無光

厚洪範惟辟王食
俊王夫食師古注云玉食美食如玉也

公前漢陳威著

大哉天宇

間美惡更臭香

厚杜詩大
哉乾坤內

君看五六月飛蚊般回廊

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

嘗

續東海度朔山有大桃蟠屈三千里漢武時東郡獻矮人指東
方朔曰王母種桃二千歲一着子此子已三過偷之矣。厚大

平廣記西王母以桃獻漢武帝帝食桃輒錄其核
欲種之西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帝乃止

願我如苦

李全生依路傍

援王戎嘗與羣兒馬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趨
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遠而多

子必苦

紛紛不足温悄悄徒自傷

厚詩曰憂心悄悄温于
羣小按公詩案招此詩

譏今日進用之
人多小人也

新添

先生蓋謂收穫而登場當是嘉穀乃以困卧於風雨
而登者莨莠。玉食無光蓋言闕冗者之難佳也

開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

續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秦穆公有女弄玉喜吹簫公

以妻之後皆仙云○居仁退之誰氏子詩或云欲學鳳吹千金

得奇藥開視皆豨苓

厚韓進學解言豨苓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次公豨苓今所謂

扶苓是也至賤之品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

援前漢郊祀志注云安期生琅邪人

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帶摩挲古銅

人歲月不可計

續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五百

年閱風安在哉

厚山海經曰閼風之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

荅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陂岑

續杜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次公漢陂在邕縣

千里

詩明忽重尋太木百圍生遠籟

厚莊子大木百圍之穴竅穴風作則萬竅怒號又

日地籟則衆竅是已

朱絃三歎有遺音

禮記清廟之瑟未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清

風卷地收殘暑

厚遺之雙鳥詩清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

素月流天掃積陰

厚謝莊月賦云白露

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堦桐葉候蟲吟

露暖空素月流天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

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字照謙素

師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淵源皆

有考奇險獲難句

次公二宋者言公庠字公序景文公祁字子京

後來邈無繼

嗣子其殆庶

次公易係辭曰頽氏之子其殆庶幾平

胡為尚流落用舍真

有數當時苟悅可謹勿笑杖杜

綱李林甫傳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

誰救赴

次公朝野僉載云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阻鑄他

袖手良優裕

厚退之祭柳子厚文云適無舊本檢脈乃斷然取之時現斷然舍人

深

匠旁觀縮
手袖間

山城辱吾繼

次公山城指
言密州也

缺短煩遮護昔年

繆陳詩無人聊瓦注于今虞絕唱外重中已懼

子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惜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外重也凡外重者為拙

何當附家集

擊壤追咸漢厚堯時有田父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加於我哉黃

帝之樂曰咸池湯之樂曰大濩。公宏藝經云堯時擊壤壤以木
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覆將戲先側一壤於地

遠二四步以手中
擊擊手之中者為上



次公擊壤則先生謙以自比其詩
咸漢則以言宋國博之詩也

荅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

來詩有張僕射
李臨淮之之句

次公先生為徐州太守故稱吾州漢高祖豐邑人今徐州有
豐縣故云下邑劉季高祖字張僕射建封也李臨淮光弼也

瞳遺跡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

郡有廳事俗謂之霸
王廳相傳不可坐僕

拆之以蓋黃樓。編項羽重
瞳子都彭城號西楚霸王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

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厚曹

布下邳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小字阿瞞

次韻荅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

次公劉夢得和白公初冬早寒云欲

傳千里音書

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

傳聞都下十日雨清泥沒馬街生魚舊雨來人今

不來

次公老杜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當時車馬之客甚喧雨來今雨不來

悠然

獨酌卧清虛

堂名也子由嘗為作記云

我雖作郡古云樂

子仁退之國城縣

山川信美非吾廬

次公謝朓云信美非吾室又淵明詩吾亦愛吾

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老勤呵噓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深以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中有李臨淮

號令肝膽裂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

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

坐作進退若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正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

旗不如今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古來彭城守未省

蹈馳突心破膽裂蓋臨淮官鎮徐州怕惡客續公孫洪曰每逢惡賓不逢故人○于仁元

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

黎盆次公退之詩給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厚杜牧之詩

口笑菊花須團團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

揀滿頭歸折軸次公史記云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

遶郭不要買山錢續戴符乞買山錢于頓子百萬此外有黃樓樓下

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

厚史記孔子曰美哉何水

洋洋乎江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似之洋洋乎可以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梳流欲洗吾耳

彭城之遊

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

續莊子支離疏願隱于臍背高於頂

踈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怜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桃

葉女

厚樂天詩小妓推桃葉新歌踏柳枝吳大公桃葉王

尚能來

趁菊花時南臺二謝無人繼只恐君詩勝義熙

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編時晉義熙年中者也

次韻谷頰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

次公左傳曰或挽之或推之

舊聞攜手上天門

開

次八公漢宮儀云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相逢應覺聲容似欲話先驚歲月

奔新學已皆從許子續孟子子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也諸生猶自畏何蕃厚退之作何蕃傳云蕃入太學二年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太學

諸生推頌不敢與蕃函毀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君

及第時余為殿後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且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嵩高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頌詩及之

十二東秦比漢京續前漢田肯曰齊地方一千里持戟百萬

去年古寺共題名去年歲見之於青州禿禿唐自慈恩寺禰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早衰

怪我遽如許曹操欲殺左慈走入羊羣不可苦學伶

君太瘦主繼季曰朝杜甫云借問因茆屋擬歸田二頃

續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金丹終掃雪千莖續魏子美

何人更似蘇司業次八公蘇司業源明也乃唐之詩人先生以此

詩白髮千莖雪

子由和適新詩滿洛城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

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在始皇作阿房宮上可以

楚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以八公左氏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地

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兩電散雷

推援雷州大雷雨時人有收得雷斧雷排皆石也詩見雪浪詩注中雄詞雜今古中有屈

宋姿續屈原南山多盤石清滑如流脂續禹貢篇四嶺浮磬○子暈村

牧之秋娘詩京江水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毫佳處

未易識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當有來者知

次韻谷王鞏

深

館
ry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

次公謝奕時補方外司馬詩尚之以瓊英乎而又劉向列女傳

趙靈天女歌曰美人
笑之兮顏若苕之榮

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揭來從

我遊坦率見真情

柳老國史補云宋齊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拊膺曰宋五又坦率

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

羅南史謝朓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也

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

白酒載烏程

厚湖州烏程有若下酒為天下之美

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鼙鳴

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

子見孟

吾詩自堪唱相子棹

歌聲

厚李白詩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

國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怒勤永嘉

末復聞正始音

厚晉衛玠傳玠至豫章與謝琨相見言論弥日王敦謂謝琨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

之音。○次公詩案云此言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
玠之清談風流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文章才氣也清談

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續曰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次公曰退
之詩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荒村蝸蛭亂廢沼蛙蝮淫遂欲掩

兩耳臨文但噫唐次公曰詩案云以荒村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

亂故遂欲掩耳不須論文也蕭然王郎子厚太平廣記云王仙客者劉振之甥也振

妻常呼仙客為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婿王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琴

隱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浮丘公接嵩山三遺聲落落淮泗蛟鼉

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惜惜續左傳昭公十一年

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

祈招之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次公詩案云

意欲方平作詩
譏諫朝廷闕失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開

沈郎清瘦不勝衣

續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畧邪何乃瘦而狂○次公沈郎或以為指言沈約則其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圍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此則僅有不勝衣之意而魯直亦有云自是沈郎作詩瘦不關春能生許愁則亦言沈約矣又檀弓言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堯卿荀子葉公子高不勝其衣

邊老便便腹十圍

援邊韶字孝先弟子朝曰邊韶帶十圍○師晉載記尹緯慕容超李勢赫連勃比皆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去六

躑躅身輕山上走

杜詩取樂喧呼覺船重

懽呼船重醉中歸

躑躅身輕山上走

舞腰似雪

金釵落

次公揚希道詠舞詩二八如回雪西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為折腰舞○續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散子

賭酒牧之微吟曰散子巡々裏手粘無因得見玉纖

談辯如雲

玉塵飛

次公後漢符融幅巾奮袖高談如雲○續王衍善談玄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堯卿文忠公詩云金釵墜

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

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笏籬晉史傳成効事云今史張濟案行城東有新立屋間笏籬障二十丈又裴潛妻子

織比籬九日清樽豈復持是日南都官事無窮何日救使按兵

了厚晉傳成傳楊濟與成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

菊花有信不吾欺道遙瓊館真堪羨以言公道遙瓊館

祠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子仁詩云迨

醉矣。安國杜他年長劍挂君願田單攻狄不能下齊

詩痛飲真吾師挂願攻狄不下壘於悟立。次公李太白詩何必携長劍挂願事玉階

次韻王鞏獨眠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居士身心如槁木次公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旅館孤眠體生粟

次公趙飛燕誰能相思琢白玉續盧仝詩白玉璞裏琢出

傳體無軫粟思服藥千朝償一宿厚太平廣記彭祖曰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天寒日短

深

銀燈續任寒天欲往從之車脫軸次公詩游游從之何

人吹斷參差竹續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泗水茫茫鴨頭綠

厚李白高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

兒續晉史王導傳司徒蔡謨戲侮王導怒謂人曰吾豈無知

我者好爵半已糜續易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爭為東閣吏厚未

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

復不顧北山移援齊書周彦倫隱鐘山後應詔出仕將過北

北山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

一段奇堯卿法帖云成蛾眉亦可怜無柰思餅師厚

寧王獻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
寢愛逾逾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
見之其妻泣視雙
無一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厚史記云南
支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傳樂天詩春朝鎖寵烏冬夜支牀龜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
娛嬉子仁退之贈張籍詩文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續漢書匡說詩解人頤○子仁退之有調張籍詩王鞏乃張安道婿此張子豈謂安道邪

荅王定民

定民字佐才毫人俊民弟也

開緘奕奕滿銀鈞

續晉索靖作草書狀云恍若銀鈞標若驚

鈞欲活而有力如銀

書尾題詩更適

子仁退之詩暮春作千詩轉適累

八法舊聞

宗長史

厚張長史草書神逸書有八法以永字為例云側磔鴻

策依稀而似勒掠髮髯以宜肥騰波而速進磔意息以垂

今復擬蘇州

援百樂天謂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筆

五言

蘇州

蹤好在留臺寺

次公指言臺頭寺也今句蓋言定民書字留於臺寺也故對旗隊到石溝之句舊注引李

建中留臺事非惟不識句讀却於王定民何干焉

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鼠須

并蠶紙

蠶紙用頂筆白蠶紙王羲之所用為蘭亭記者

請君章草賦黃樓

出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為書之出書斷

次韻王庭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啣籬上樓筋力強扶持對花把酒未

甘老

次公退之云把酒對南山

膏面染鬢聊自欺

堯卿劉夢得詩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鬢

無事亦知君好飲

厚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今公厭事可乎

多

才終恐世相縻請看平日街杯口

子仁杜詩生前相遇且街杯

會

有金椎為控頤

厚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人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味為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頤無傷口中珠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僊漢司馬相如既

大說飄々有凌雲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氣游天地之間意

堯如劉蕤得和宣上人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云禮闈

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

定中觀先生此詩和參寥師故用宣上人及支郎故事支

乃漢支謙黃眼上人也。子仁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人

一尾追風抹萬蹄次公馬名追風杜詩崑崙玄圃謂朝

躋于西王母簡于瑤池之上。次公神仙傳崑崙崑崙之丘實

積石瑤房一曰閭風臺回看出世上無伯樂却道鹽車勝月

一曰華蓋一曰天柱題按戰國策汗明曰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也白汗交流

密之以月題疏云月顯額上當顯形以月若也云云始皇七馬有名追風者

解以

得失秋毫久已真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

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玉○南江淹謝郭華曰子之咳唾

成珠玉吐氣作虹霓○西
杜詩汝身已見唾成珠

次韻王庭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藥浮花不辨春浮花浪藥鎮長有歸來方識歲寒

人後知松栢之後影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

幻身比牖已安陶令榻陶潛云夏月虛西風還避

庾公塵能平嘗鴻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更

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裏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子仁杜詩年腰鎌手斧不妨持勉

昭樂府詩腰鎌刈
葵藿倚杖枝雞豚上都新事長先到上都而觀萬國老圃

閑談未易欺伏以論語吾不如老圃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

客解耕縻子伯清未范願高雅賢謀亂時劉黑闥昇居寧南諸將詰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何

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杯左捧頤子伯杜牧之云帶子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繁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符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編符堅陷襄陽聞晉鑿齒釋道安名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

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有半耳中郎老不遇但

喜識元歎阮公志願雅字元歎吳人也後漢蔡伯喈從朔方還肯避然於吳雅從學琴書注引江表傳曰伯喈貴

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雅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又引吳錄曰雅字元歎言為蔡邕之所歎中郎則蔡伯喈曾為此官也

今我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

憂散編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二樂也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

深以

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所公退之別知賦惟知心不見

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援後漢梁鴻字伯鸞為人貧春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按齊眉才難

不其然婦女廁周亂論語武王曰示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已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盟謂不欲觀之也孔子曰

觀之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

繫纍貫杜詩思不相思君欲瘦君令人瘦不

往我真儒吾儕者微祿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

過徑就我乎館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實客至無所館夫

云樓臨平館乃注云臨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與君

訪名山微言師忍繁團弘忍曾繁澤繁之流○所公弘忍

法塔二祖者也今先生繁字豈別有一繁乎○

子仁杜詩余亦師繁可身猶縛禪衣乃此繁字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首

歲歲翩翩下坂輪此亦如坂走九之義也歸來杏子已生人

深紅落落盡東風亂杜牧之詩狂柳絮榆錢不當春

次公謝道暹言雪云柳絮因風起李賀詩云榆英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火冷飴稀杏粥稠王蜀宝典云寒食煮大麥青裙縞袂

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爾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曰我入自外室人交編謫我

應羨居鄉馬少游馬廣書言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陳慨

澤車騎款段馬錦里稱善人足矣

再次韻田國博部夫遠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蒲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

三萬指子仁中史記貨殖傳言僮手指千從教積雨洗殘春

深心

枝上稀疎地上稠次公古詩地上漸多枝上稀忍看

紅糝落墻頭續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風流別乘多才思厚魏文帝詩乘車夜行

置別駕為太守歸趁西園秉燭遊厚魏文帝詩乘車夜行之貳謂之別乘

詩倩夜遊西園又次公選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

次韻荅之次公曰今先生詩云爾言屬鏤當以斬無極而反以燭子胥之死故為不識人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茲邪窟屬鏤無眼不

識人續伍子胥以忠諫吳王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譏之吳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志云此箭無眼楚國何曾斬無極厚左氏費無極譏王太子常謀之以殺說

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

真千里妖墓一寸鐵地上空愁蟻蠹臣援盧仝自號玉川子作月

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圍千里入汝腹如此癡癡阿
誰生又云北上蟻蠱臣全告詐帝天皇臣有一寸鐵刺城墓癡腸

次韻曹九章見贈

遠愛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著

遠莊子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曰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手中著謂四十九也

正平獨肯從文舉

厚後漢

衡字正平唯善孔融楊脩每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

中散何曾斬孝尼

援晉書康將刑東市顧視曰索琴而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賣劍買

牛真欲老

見山村五絕注

得錢沽酒更無疑

厚杜詩云得錢即相見沽酒不復疑

豚異日為同社

按韓愈詩願為同社人雖豚燕春秋

應有千篇唱和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

次公歐陽永叔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无喜

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

留得一錢何足賴

深

詩囊空忍羞遊

留得一錢看

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

後杜詩此身飄泊恐西

刺右臂痛枯耳半聵

人將蟻動作牛鬪

師嘗患耳聵聞

床下蟻動

謂之牛鬪

我覺風雷真一噫

氣其名為風

聞塵掃盡

根性空

六根出生六塵

不須更枕清流派

王濟曰所

以枕流欲

洗其耳

大朴初散失混沌

有七竅子獨無有曰鑿一竅

七日而

六鑿相攘更勝敗

遊則六鑿相攘

眼花亂墜

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

空謂色受

想行數也

人生一病今先差

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伴聵

故作朝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

三耳

厚太平廣樂記

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番頭額安一耳既悟竟

類養果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又次公張君房壯說載
方陰官以事熱於上元大人而不允聞陽世有柳愼善為文遂追
令為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欲曰欲更聰明乃命取一耳置
其額既寤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地上有三耳秀
才

莫放筆端風雨快

選杜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筍故事

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真天人綉帽著紅槿

次公汝陽讓皇帝之子連也老杜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

真天人王多從明皇為羯鼓之樂見羯鼓錄云汝陽王璣常戴研綉帽打曲上自摘紅槿置帽上極滑久而方安曲終花不墜以為能上曰花奴寄質明堂必是神仙中責墮來也故老杜有真天人之語

纏頭三百萬不買一

微哂

幸得世養天人請一纏頭入煖出三百萬為壽

共誇青

山峯曲盡花不墮

援東環曰頭如青山峯取其不動手如當白兩點取其碎急此羯鼓之最妙也

深

時謫僊人逸韻謝封吟續曰謫仙人謂唐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

詩成天一笑厚王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柱詩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又次公詩成事乃李白嘗於禁中作木芍藥詞

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續明

御小殿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頭桃杏皆皆帝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次公借此意以言李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陽王打羯鼓

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積元微之也邇來誰

復見前輩風流盡次公前輩謂李白與元白也南史張勳傳其從弟甲之曰阿兄風流頓盡寂

寞兩詩人殘紅對櫻筍次公兩詩人指言辛老苑大夫也櫻筍兩物唐三月宰相有櫻筍厨

特為最盛如此飢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更復

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次公莊子心若死灰左傳云收合餘燼

天遊照六鑿虛室掃充物次公莊子室無空虛則歸姑勃溪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選琛

幣充懸知色竟空厚佛書云色即是空那復嗜鳥吻續鳥吻即鳥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豕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

龐蘊問馬祖言下頓悟散花從滿城不答天女問

上賦戴故人猶故目怨句寫餘恨子仁退之詩頓疑我

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虞已斃蛇折尾時一蠢蠹

杜詩義鵬行之言及聞孟光賢不學處仲忍編子而光梁

蛇曰折尾能一掉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妾數十人並放出之云云寄招應已足

左右侍雲鬢在詩鬢何時花月夜羊酒謝不敏

之詩買羊沽酒謝不敏此生如幻耳戲語君勿愠應同亡

是公一對子虛听厚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與亡是公

和孫同年卜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信民吳興統記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郡之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五縣及丹陽郡之故鄣

開

安吉原鄉於諸四縣合九縣立吳興郡

金甌生魚蛙廣范舟云甌中生魚范往

問卜山龍曷不安家梯山上燒絕府視驚豁

神井湧雲蓋陰崖垂鮮花交流百以八合音虛成切音火加切空谷也

道泉赴壑走群蛇不知落何處子仁古詩飛

綠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鷗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鷗

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厚莊子龍領下有珠

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榻厚離騷雷師告我以未具雷師

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厚二師字亦退之遺產鬼詩醫師加百藥灸師施文性之勢

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蝦安國樂天言黑潭龍樂府云假託

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早衙廣博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

謹勿於黃紬底放衙

路公為前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誰樓一任過人多過少
不知它如今幸有黃油被數乃出頭來放早衙蓋用宋朝故事云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槩清衷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公設師有耳疾聞蟻動

如牛迂踈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公白樂天醉中欲

羅魚句曰望歌鼎不怕飛蚊如立豹肯隨白馬過垂虹弗勿作冷淡生活

吟我相對忘三伏擬泛冰溪入雪宮湖州多蚊豹脚尤毒聖虹吳天江

亭名。天德吳郡園經云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橋有亭曰垂虹。次公世謂湖州為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雪宮見孟子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開祖名邵元豐二年知湖州時作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歧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

謝令厚郵收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收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然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御

疾掩不來謝旋見兒童迎細侯州後漢郭及字細侯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是

解

綴有兒童數百各
騎竹馬道次非迎
政拙年年祈水旱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野通於淮泗上使奴

館

字八勞催科政拙民勞

河决於瓠子東南注鉅

山不易搜仕道固應

扶顛未可責由求

論語季氏將伐顛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途所不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新味不便所致以譏

諷當今所失而執政三四大臣不能扶正其顛仆也

漸謀田舍

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伶真喪狗

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

出山門罔罔有離
別可伶之色
澤都如夢只有芳
醲酸酣如蜜水樂工
零落落似風鷗遠思
頽柳并諸

次公震澤指言太湖
言漢則言湖州矣

船來觸舟
竭來震

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

人累二然若喪家之狗

字仁退之送殷侗序云今人適數百里

出山門罔罔有離

別可伶之色

澤都如夢只有芳

醲酸酣如蜜水樂工

零落落似風鷗遠思

頽柳并諸

謝厚也曰謝安謝萬宋謝莊梁柳近憶張子陳與老劉孝

風定軒牕飛豹脚豹脚者尤毒兩餘欄檻上蝸牛舊

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

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

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白詒奉

海南未起垂天翼廣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澗底仍依徑寸株以公左太中詩云澗底松蘿

已許秋風歸過我豫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

飄忽次公劉楨文心雕龍云晚節功名亦謬悠次公莊子

首正緣無事飲厚子中記陳軫見舉首曰公何好飲也馮驩

應為有魚留歸來乎食無魚字與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從

開

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以公出說相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

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謂到齊下督郵言在馬上住也

次韻荅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魏應鑿經云朝

片夕餐秋菊之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穎得

如竹筵不辭中路伺淵明按陶潛傳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撞鉅鐘先於半道要之潛既艤舟芳墨豈人安在厚君雲湖州

等齋酒先引酌野亭欣然志進若溪屬杭州餘杭雲溪屬湖一水源皆自天目山○下築江

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次公千里論交即嵇康呂

與君蓋亦不須傾厚孔子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厚鄒陽

不知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澆君。蔣濟謂能來

阮籍，阮籍傳：太尉將濟聞籍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薛宣直欲吏朱雲，厚：宣為丞相，朱雲乃就吏後謝病歸。

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助復言。好詩衝口

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

將輕比鮑參軍。援：鮑昭字明遠，文辭賅逸，為臨海王子顛前軍參軍。杜甫用：憶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次韻樂著作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次公：白樂天詩：醉貌如霜葉。

眼暈見花真是病。次公：佛書云：空本無花，病者非見。耳虛聞蟻

是春。

是春。

是春。

是春。

是春。

是春。

定非聰

聰音書殺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聞也

酒醒不覺春強半

睡起嘗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為未客

厚論語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

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駟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披衣閑詠舞雩風

次公曾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仰看落葉收

松粉俯見新芽摘把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

不到武昌宮

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

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

閑窺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一老風流它日與君同

續老杜與黃上人詩與子成一老來往亦風流

次韻荅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

次公柳子厚詩翻然羽弱上青霄又文選衝風起兮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

未下能舉弱羽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妾心如

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續杜牧之詩家住城南杜

曾却未知名姓始龍吏無言只笑濃厚退之南遷下樂昌龍

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以龍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警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為用流儂幸無負犯

而由到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作邑君真伯厚續後漢朱震長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

軍超相帝收匡下廷尉以諸超超詣獄謝三去官我豈曼容

府諺曰車如舞柄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一墨願託仁政子陳

厚子兩龔傳云與邪邪漢兄子曼容養志六字難賡變風

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五噫已出東洛見和邵同年戲三復願比南容續論語

相踵門而告滕文公曰聞君復白學道未從潘盎南海謂狂為盎潘近世得道者也

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菴圭按宋朝元祐中廣南懷智高率

開

衆陷邕州又將襲廣南諸郡賊至梧州有僮者奔妻子服儒衣
常持一大妻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為盜懷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
形貌何如盜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
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豈能有
越邪賊怒害之草書猶似揚風揚風式也

石渠何須反顧漢有石渠署典校秘書先生初直文館出倅
杭州自杭州知密州自密徙徐自

徐徙湖以詩得罪責黃州團練副使水澤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鹿探支

八月涼風次公探支字是官物官錢
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

清風初號地籟續莊子地籟則衆竅是矣明月自寫天容負家何

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次公饌食者有批有抹
抹月批風又戲言之

青山自是絕世無人誰與為容次公詩豈无膏沐誰適
為容又杜荀鶴詩承恩

不在貌教
妾若為容詭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厚李白詩世
人聞此皆掉

頭有如東
風吹馬耳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

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次公下墮字素問有云令人下墜下墜即下墮言氣

下也妻妾子恐悵均美膾炙不登且坐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

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南苦滿肺斂腹輒

破三彭恣啖齧縹山人謂僧契虛曰能伐三彭之仇乎○邦

中中尸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彭矯在人足二堅肯逋播厚左

中狀如小兒有須毛人既死遂作鬼耳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堅子曰

田可治生次公道家有云尺宅寸誰勸耕黃稔方田謂

黃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通本草藥有君臣佐使處方

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厚老子節解曰唾者溢為醴泉

解

淮 24

降為甘露漱以咽之既藏體身以流百脉化養萬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之少公此啜咽漱法也舊注所引雖不闕涉詩句中字而其意則長

其意則長隔增聞三三燕於陵仲子三燕然後耳有聞自有見隱隱

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

痛飲知無奈次公何須渴飲云飲不盡器

飲真吾師舊人眼着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

待子同春飯接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廢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續詩遠遊與

世味等糠粃次公坐音千卧切注曰斬剗也史記

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

相將賦遠遊次公屈原有遠遊賦其畧云悲志仙語不用

些此篇此在蘇詩出宋玉賦皆以此為文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子仁先生答陳師書云執於錢塘人有何因思意而其人至今見

念執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此詩蓋紀實也

朝來聞好語

路歸來

叩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醃紅螺醬更將

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

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程風俗通云筮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齧故早相見必相勞

問曰無恙乎子仁退之書云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語且壯實其得賢主人

相期結書社

崔僕夫一歲再至黃

未怕供詩帳

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

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江漲杭州橋名美意源首經云錢塘縣江漲橋去縣八里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少公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君談陽朔山

少公先生第四篇云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極饒則定國之謫在賓州矣今云陽朔山則桂州有

陽朔山

卷之五

陽朔縣而地志於臨桂縣湘水注云於陽朔則觸為之舟至洞庭

若日月出入其中按九域志賓州西至本州界九十二里自界首

至象州二百里象川東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桂州三百五

十五里自賓而象自象而桂凡七百二十八里若是則陽朔山蓋

廣西之名山其不作一錢直次公陸夫謂陸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巖藏

兩頭虺瘡落千仞翼雅宜驩堯放次公書云放驩堯于崇山注崇山南裔疏

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外蓋衡嶺之南也頗訝虞舜陟編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於九疑九疑在今

道州寧遠縣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况子三

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

黃岡下敬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次公武昌縣在黃州之對屬鄂州向

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拆此行我累君

乃反得安宅遙知丹穴近為斲响嘍石厚晉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

聞六趾出丹來為句漏令曰朱欲為藥以有丹耳次公昔言桂州

之出丹也皆借响嘍山以比桂州少靈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

與

去柱不甚遠朱砂差
易致不可不留意也
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君詩惠

少年帶刀劍程淮陰少年梅韓信曰
但識從軍樂次公

有從軍詩五篇其一曰從軍有苦樂但問從者
誰又退之歐城聯句李正封云從軍古云樂
老大服犁鋤

解佩付鎔鑠次公解佩字即龔遂令民賣朝賢
雖無獻捷

功會賜力田爵厚左傳齊侯來獻戎捷
敲冰春擣紙刈

葦秋織箔標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

次公更記孔氏起富至巨萬然家
一飽天所酥君非紈綺

自父兄子孫約使紈有拾仰有取
欲學非其脚倬事有非素所請言而

間次公用廣絕交論正
欲學非其脚護為之謔云不是脚此

語蓋使
左右玉纖纖次公玉纖二宮手也詩曰
束新誰

方言曰
為縛勿令聞此語翠衣黑類將惡次公類音普經切楚辭
笑我

黜類云精神粹而始壯又柳子厚讀龍說云澤州郊亭有
奇女墜地光輝然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類爾怒

深

一聞節婦姑紛六鑿

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欲結十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

許微求貧到

骨更思我
馬涉盆巾

要使壽無涯久已逃天網

厚老子天網恢恢
恢疎而不漏

何

須服月華

程道家養生有
服日精月華法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

樓名。子仁按今東坡園有栖霞樓又宋朝閣立大
守孝終公顯嘗守黃州作栖霞樓為郡中之絕勝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

續鄒陽曰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

殊方君莫

厭數面自成親

次公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序談
云數面成親况情過此者乎

默坐無餘

事回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

師相温表
抗節玉立

誓不降辱杜甫謝大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趙公王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云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

厚祢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餘子碌々不足數

晚歲人

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意或

續後漢馬援在交趾常解
意或實用能輕身省怨軍

還載之一車及卒人有諸之者
以爲前所載還皆明朱紋犀
度辭聊復託言窮厚左傳

年名楚子伐蕭遂傳於蕭大夫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中叔展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次公

按注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
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今所謂度許度者隱也鞠窮即言窮也

子仁度字出唐書許紹傳紹曾孫欽明爲涼州都督爲突厥所執
與皆至鹽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糞乎有粟

米乎并乞墨一枚而城中
無寤其度者遂見害云云
子還可責良同元亮次公陶潛一

責子
妻却羞賢勝敬通次公馮衍字敬通其妻極悍衍有

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一同也焉有心
妻自操井曰子亦悍妻家道以朝三同也
若問我貧天所

賦不因遷謫始囊囊空次公杜詩囊空恐

君家玉臂貫銅青次公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傳杜

青銅器上綠色是
以銅青爲臂飾耳
下客何時見目成次公屈原九歌之少

忽獨與子方目成注獨與
我眼而目成爲親也
勤把鉛黃記宮樣續章應物詩

以

班莫教絃管作蠻聲薰衣漸歎衙香少共父香譜載

雍文獻郎中擁髻遙怜夜語清堯卿及元傳字子干買去安

二奇香法飛燕姊妹故事子干閑居命言之厭二不倦子干語通德曰斯人

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驚嘗然靈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

草平通德卷袖頰頰燭影以手摩善凄然泣下不勝其悲子干亦然記取北歸携過我江南

風雪浪山傾君自江南赴任不一過我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子仁杜用和

相憶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又云此時對雪遙相憶又云江

邊一樹垂二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子美詩中自稱杜陵野老韋

曲已先春厚子莊詩韋曲花無賴家幽殺獨秀驚凡目子仁

陳謝寒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遺英卧逸民

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艷驚郎目遺英卧逸民

師以梅之標格孤高警逸民也堯卿此疑若不使事高歌對

而乃使事謂表安雪中高卧耳遺逸之士謂之逸民

三白

或公三白以言雪西人語曰要

遲莫慰安仁

續潘岳字安仁

自言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世官一進階南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拙之效也乃作閑居賦其畧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或云仁先生嘗注云雪梅賦照寒溪之豔帶雪公每詞傷美人之遲暮之垂子羨雪中見梅而作今云休歎老蓋用此也

和子由題孔平仲草庵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

見寄劉孝叔詩

到處先為問道庵

不須從若士

次公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遇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敖嘆

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不亦悲哉

蓋公當自過曹參

援曹參聞膠而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羨君美玉

經三火

續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次公白樂天詩大圭廉不割利刀用不

缺當其新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熟

笑我枯桑困八蠶

續曰南一歲八蚕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絹鄉貢八蚕之絲。厚李賀春園詩長腰健婦負蠶竿折將餽吳王八蠶蚕俞益期淺

深

日日南蚕八孰爾較而薄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

次韻荅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羅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但喜丹砂

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次公白樂天琵琶行云同是天涯流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塵沙金狄會當同見鐵柱杖詩注遠遠未必都非夢次公莊子莊周

了了方知不落空子仁傳燈錄越州慧海神

莫把存亡悲六客已

將地獄等天宮次公圓覺經言地獄天宮俱為淨土

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遽々然周也師有律師問禪師家多落空師曰紙墨文字空設坐王執帶山豈不落空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堯卿毅父名武仲

羨君戲集古人詩拍呼市人如使兒次公市人字亦驅市人而戰之意

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次公庾翼能書而心不服王羲之

之諸子但學王書翼曰兒輩憎家雞愛野鷺未有王介父始盛為之多者數十韻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

然而成性之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數十部詩聚諸家之集耳故公此詩羨之亦微以譏之耳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

鷓鴣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羨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邪退之敬馬笑子美泣

問君父假何時歸續孟子曰五伯假之也父世間好句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

世人共子仁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明月自滿

千家塚

紫駝之峯人莫識續杜詩紫駝之峯出羣小金漢書大月氏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脊上有一封隆

高俗呼羣音峯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續西京雜記五

深

疾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妻護西昌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
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精出稱五侯精以為珍味 盡是

猩唇與熊白 命曰封熊之掌翰音之既燕解猩唇髮殘象白

熊白即如謂象白也。師李賀大堤曲郎食鯉魚尾更食猩之唇又孟子曰能掌亦我所欲也 路旁拾得半

段槍 援譚賓錄唐哥舒翰揮吐番賊眾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披靡 何必開

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喪去聲

天下幾人學杜甫 杜天下幾人畫古松 誰得其皮與其骨 厚傳

達磨傳法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汝得吾肉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仍付法

此方有得其兩字之勢舊注所引雖有皮骨字却是得吾兩字非

此劃如大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峭崿 韓非子大

而跛牂牧其上凌遲故也 名章俊語紛交衡無入巧會當時情前

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次公禪家言信手拈來又韓退之上下于頓

信手拈來

書輝然天成
無有畔岸

詩人雕刻閑草木

次公雕刻字莊子覆載天地彫刻衆形

搜抉肝腎神應

哭

次公退之詩不用厥珍愁肝腎○弄鄉蒼蒼頡作字神鬼夜哭李太白依烏棲曲賀知章見之二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不

如嘿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

次公詩云左旋右抽

夜吟石

鼎聲悲秋可伶好事劉與侯

續退之石鼎聯句序云劉師服侯喜與道士軒轅彌

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彌明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即援筆題其首句博與喜

道士亞然笑即袖手竦肩高吟初不經意詩旨幾喜一子每營度欲出口吻声益悲竟亦不能奇

何當一醉百

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厚子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歸去來

膏明蘭臭俱自焚

次公蘭香兩龔傳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銷龔生竟夫天年非香徒也

象牙翠羽殘其身

續左傳象牙有齒以焚其身賄故也次公翠羽言

翡翠之羽也洛神賦云或拾翠羽

多言自古為數窮厚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

中有時堪解紛援太史公言談微中可以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

知何者是左慈續曹操欲殺左慈逢慈於陽城山頭遂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

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羗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遷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羗羊數百皆變為羗並屈前膝人立曰遷如許遂莫知其所以取焉

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次韻子由種杉竹

子仁按子由東軒記云關廳事之東為軒種於一平竹百

个以為為宴休之所云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子仁夜似聞

梨棗同時種見前子由病酒詩注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

薰不醉續懷寶全楊羔鼠家賜薰肌酒一杯雪霜誇健巧

相沾先生坐待清陰蒲空使人人歎滯淹

次韻王玘華南遷初歸二首

堯卿華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

之子元豐年中坐東坡事貶賓州監局三年還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

續曹操枕刀習毒

逢人瘴

髮黃入市胡眼碧

堯卿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鬢髮皆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

三

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

師倚天壁謂村嶺也

歸來貌如故妙語

仍破鐫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

師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毗耶離一心禪寂

攝諸亂意願為尚書郎還賜尚方鳥

賜鳥見將往終南詩注

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

以公劉禹錫詩青松鬱成塢脩竹盈尺圍

歸來萬

事非惟見秦淮碧

續劉禹錫江樓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秦淮在江寧府

平

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

三槐老更茂

厚三槐王定國家本事其祖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曰果相真宗

深

花繁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烏履詩赤烏几

定國相門之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改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續晉書相温問

好而如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

草公退之詩云數杯流腸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

兒焦穀槁厚維摩詰言如焦此身何異貯酒餅蒲輒

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

衛孫康幽憤詩性不違物類致然僧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

心我田方寸耕不盡師五代馮瀛王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厚子黃庭經言寸田尺宅可

也。俗生

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

君工雜擬

次公文選有雜擬詩如陸士衡擬古詩何陽源有效古詩也

且將墨竹換新

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任論語東里子產潤色之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

一片任元曲五

折揚新曲萬人趨

續莊子大聲不入於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

獨和先生

于為于

厚唐古文元德秀為曹山令明皇在東郊命三百里守令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董優仗被錦綉德秀與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制曲也帝曰真賢人之言哉

但信櫝藏終自售

論語有

美玉於斯溫櫝而藏

豈知盤脫本無櫝

次公唐武后所舉人無問賢愚時人語曰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權侍街

竭從冰曳來游宦

按南

史盤脫校書郎權權地盤小孟

肯伴臞仙亦號

潤。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子婿玉

潤。次公王郎王子立也為子由壻故云耳

深

儒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棠棣並為

天下士綱棠棣以譬言兄弟詩棠棣燕兄弟也厚史記新垣衍

為天下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芙蓉曾到海邊郭厚公世傳王子立之兄子高與

不嫌霧谷埋松栢終恐虹梁空何棟桴厚桴西棟也

因壞材而究奇抗雅能之虹梁列林分棟以布翼荷棟桴而高論

無窮如鋸屑援晉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小詩

有味似連珠次公連珠文章一種名晉傳玄叔連珠云所謂

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屬焉其文賦詞麗而言約不拍說

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

枯未辦報君青玉案續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建溪新

餅截雲腴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八

開化圖書

kuahua library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九

酬荅下

詩一百四十三首

次韻道潛留別

次公曰先生與道潛同遊廬山

為聞廬山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

斷宿攀則可以斷宿願所攀慕

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

在唐僧詩云髮為作詩斑

異同

更莫疑三語

續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謂之三語曰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

物我終當付八還

厚樗嚴經佛言明還白翰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綠還分別

須虛還空壽對嫩還塵清明還靈界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到後與君開北戶舉

頭三十六青山

次公二十六峯以言嵩山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以公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无忌注樵木蘇草也。蘇以善樵蘇後變注樵取薪

也蘇取到處留題似賈胡漢後漢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

賈胡到處輒信命不須歌去汝厚詩逝將去逢人未免歎

猶吾援論語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奔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人皆勸我杯

中物續陶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子仁李白憶賀監詩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厚吳術如飲後醉話權貴遂

我獨怜君屋上戒飲阮宣命飲術曰近斷飲宣以奉獻其背日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邪抑而飲之

烏運武王克毅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詩文人屋上烏烏好亦好一技文章

何足道厚杜詩文章一小要言摩詰是文殊師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

維摩詰問候文殊師利言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寔相善說要法。○弄物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

當說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无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次韻杭人裴維甫

深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

上塔

次公臨平山在杭州仁和縣

五年雲夢澤南州

次公杜牧憶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

雲夢澤南州即黃州也

淒涼楚些緣君發

次公宋玉招魂於楚些語也

邂逅秦淮為子留

次公秦淮在江寧府秦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故繫地脉斷連岡改為秣陵方山

是其新如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

續季子蘇秦也秦東周雒陽人嘗曰使我

須知力穡是家傳

次公書云若農服田力穡

細思種莖五十本

厚

遂為渤海太守勸民曰種百本莖五十本葱一畦

大勝取禾三百廩

獲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

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次公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短衣匹馬

隨李廣看射
猛虎然終殘年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次公二公指言元發少游也醉後狂吟許野人坐

看青丘吞澤芥任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過此鳥有先生言對齊主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各曰少至夢方

九百里又鳥有先生之言齊曰秋田乎青丘彷彿自慙潢潦薦

溪蘋厚左傳澗溪治池之毛黃汗行潦兩邦旌纛光相照

十畝鋤犁手自親次公兩邦旌纛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省十畝

鋤犁又先生自言也何似秦郎妙天下續前漢賈捐之傳君明年獻

頌請東巡厚後漢馬融上東巡頌安帝奇其文只以公此未向方言少游則兩邦旌纛以言滕許審矣

次韻蔣穎叔堯卿名之奇公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

月明驚鶴未安枝續魏武帝詩月明星稀鳥鳴一棹飄然

開

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師白居易詩秋風江上浪無限枕中春夢不

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曰公翁枕也瓊林花草聞

前語陽羨則常州也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二溪不知其然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太湖東至陽羨入海坵俗呼為罨畫溪也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蔣詩記及

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厚班固兩都賦序武

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司馬相如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和王旂二首

異時長怪謫仙人堯卿王平南熙寧癸丑直崇文館夢有要之至海上見中央宮殿作紫其衆題宮曰靈芝平南欲與俱往有

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去他日迎之至此恍惚覺竟時禁鐘已鳴平南自是頗自不凡為詩曰方頃波濤木葉飛望南宮殿号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索鐘來臺竟時

舌有風雷筆有神猶杜詩下筆如有神。師退之詩舌作霹靂聲。韓愈詩下筆如有神。師退之詩舌作霹靂聲。

聞道騎鯨遊汗漫海濤南子盧敖遊於北海逢若士謂曰子

館

如矣五方与汗漫 憶曹捫蝨話悲辛 援晉書王猛隱于華山 懷佐世之志桓温入關

期於九坂之上 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

氣吞餘子無全目 少公稱衡大兒乳文文平小兒揚德祖餘子 詩

到諸郎尚絕倫 少公諸葛亮与關羽書曰 猶未及及之絕倫逸羣也 白髮故交空

掩卷淚河東注問蒼君 少公退之我不如水東注〇子 仁杜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娟娟春風送渡關 少公楚詞 秋風娟娟 娟娟霜月照生還 少公古 詩有娟

娟娟新 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 傳文也送魏 文帝典論

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未厭冰灘吼新洛 厚汴渠舊 引黃河元

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 之清汴或謂之新洛 且看松雪媚南山 厚南山泗州之野 山為名都梁山

梅官柳何時動 厚老杜西郊詩市橋 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飛蓋長橋待子閑

少公長橋泗州之橋又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 元年作三橋於穎州西湖嘗自作詩云鳴鑼入林遠飛蓋渡長橋

深

次韻張琬

堯卿字德父治平二年彭汝所榜榜第

新洛霜餘兩岸隆

即汴渠舊引黃河水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云新洛

塵埃

舉袂識西風

續晉書王導事不平度亮之宿權每遇西風塵起率扇自蔽曰元規塵汗人

臨淮自

古多名士

次公此汝穎多奇士之變也

樽酒相從樂寓公

厚禮諸侯不臣寓公

半

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

老

次公史記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尚有清詩氣吐虹

還慷慨則氣如虹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

流起衰鬢負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

續李密山有歌妓名雪

兒實客有詩詞中意者即付雪兒行音律歌之師蘭臺發源慕容郁有詩贈韓定之韓即席酬之曰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與雪兒歌他

日柳問其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錄忠臣義士文章筆有三品忠孝全者金管書德行精粹者銀管書文章敏麗者紫竹管書

應嗤寵

婦洗盆餅

次公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華於瓶注云與或作甕

回來索酒公應

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

次公秋水以言劍也

要須悍石相磨砥

十年冰蘖戰膏梁

次公冰蘖以言清苦也

萬里煙波濯

紉綺

次公後漢史記云云在綺縠統袴

歸來詩思轉清激百

丈空潭數鮒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

履

續定國家有三槐堂

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

真夢耳

來詩述彭城舊遊

君知先竭是甘井

厚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我

願得全如苦李

續晉王戎傳戎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果然

妾心不復九回腸

後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是以腸一日而

深

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至道終當三洗髓堯卿太平廣記東

云出則不知所如往濛之澤忽遇老丹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

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

千餘年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廣陵

陽羨何足較公廣陵揚州只有無何真我里余買田

詩以為不如廣陵續莊子出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

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激若挂於前鋒心通豈復問云何公

制手電機鋒不容擬公制手電緣交佛書有它心通也之句又經中每問印可聊湏答如是厚

則曰問云何如言天女問云何是已摩詰言若能如是印可聊湏答如是坐者佛所印可相逢為我話帶留太史公留帶周南桃

花春漲孤舟起續西漢杜欽傳河决平原社欽言來年桃花

時有桃花水見前漢志之韓詩外傳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次公異聞集載邢

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蓋秋風起愁

畫人間白髮人之性之西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行中

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之曰長安女

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次公玄真子姓張名志和魯國

州刺史与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

塞山边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

流共唱和二十五首通相誇尚

齋釀如澠漲綠波續左傳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矢矢穆

子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与君

與公詩句句有絃歌浩然清詩句之尺堪傳

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厚王孟嘉之蘭亭亭記序云永和九

籍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又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要知太守怜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續文選宋玉對楚

問云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垂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坐睡樽前呼不應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為公雕琢損天和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公言白樂天也白自号寬心時復

喚般兄編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厚求之醉留孟東

野頓得終徒言共飲勝公榮援晉書王戎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以酒少

不及相无恨色我異之它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好

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編齊竟陵王子良嘗

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厚南史王泰博素預朝宴刻燭賦詩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存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

自染繡谷見送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

少公近海有浴日亭見日出也我已橫江擊素波厚漢武帝秋風詞云橫中流揚素波蕭鼓鳴

掉歌人不我知斯我貴續老子云知我者稀則我貴矣不須雷雨起龍

梭援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化爲龍而飛去

次韻荅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少公南司州者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

齊武帝置也飢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

堰橫奔牛悼常潤州之平生管鮑子知我續史記管仲

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深以

嘗三仕三見遂於君勳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也今日陳蔡誰從丘續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夜航爭渡泥

水澁牽挽直欲來瓜州次公瓜州則今揚州之瓜步也自言嗜日酒得

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援鮑飛燕外傳飛燕妹名合德成帝幸合德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

卿矣不能效武皇求白雲鄉定將泛愛救溝壑厚杜詩虛名但象寒溫

衰病不復從前樂師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

卧龍厚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笑語炎天

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鬚瀆髯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瀆眉蒼過我

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

為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

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次公天山在伊州伊吾縣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又退之詠鴛鴦云凱

食至
山未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艤

次公蒜山在潤州

朱雀橋邊看道裝

次公朱雀

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劉禹錫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擊鮮無久溷諸郎前

漢陸賈分橐金與諸子曰與汝約過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擊鮮無久溷諸郎前

祖道世張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

問禪時到長干寺

次公長干里召在建康李白古樂府有長干行兩首其一云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其一云嫁與長干人沙頭暎綠色白詩說本作長干非也

都作別墅其煥館涼臺号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

載酒閑過綠野堂

老治第東

堂亦在建康矣白注所引則在西京與上不接又裴晉公之綠野堂今豈在乎恐各偶同耳或曰時王介父附居故以綠野堂比之

耳此味只憂兒輩覺

援晉謝安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

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
陶寫怕恐兒輩竟損其惟樂之趣
逢人休道北窓涼
陶厚
借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窓之
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耶

落帆謝公渚

厚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為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

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

日脚東西平

師杜甫詩崢嶸赤城西日脚下平地

孤亭得小

甜莫景含餘清

子仁選詩遠峰隱半規密林含餘清

坐待斗與牛錯落

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
新詩出故人舊

事疑前生

漢房琯開元中為盧氏宰為道士邢和璞過夏口入

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為永禪師

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

晒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次公指言

生既自黃移汝故子由亦自監筠州監酒稅後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尋又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夜書即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於篇末及之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

感我言長篇發春榮師後漢楊脩書華若春榮溜如清風

窮澤生蔬
拈木發榮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醖照燈花次公杜詩今花何大喜退之燈花知我

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續家語楚昭王渡江江

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今

年並海棗如瓜厚漢書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多情明月邀

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次公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又李白詩今朝貰酒志君傾暫就東山

深

除月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漢江事見退園詩注

次韻徐積徐仲車也詳見卷內

殺雞未肯邀季路季路有雞雞為黍而食之裹飯先須問

子來厚莊子子與與子桑友而林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

名但見中年隱槐市公淮南子云槐市李也樹以青槐又

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部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賣買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豈知平日

賦蘭臺後宋玉風賦云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有風海山入

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眼前景公

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而眉州眉山縣故鄉何處不堪回

次韻趙令錄字景說

東坡已報六年穰公莊子言庚桑子北居畏壘之山三年畏

州凡跨六年故云
惆悵紅塵白首郎
公先生至常州以遇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

登州至登州五日召為禮部郎中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
馮唐頗駟皆云白首為郎又京師有東華軟紅香塵之語
枕

上溪山猶可見
公先生自黃徙汝起知登州而召入籍夢見黃州
門前冠蓋已

相望
公漢書使
故人年少真瓊樹
晉書王戎有人倫

林端樹自然風塵表物以子仁老杜八
落筆風生戰堵墻
仙歌云宗之備酒美少年俄如玉樹臨風前

厚在詩集賢李士如堵
端向甕間尋吏部
世為吏部郎常

飲酒廢職比舍郎
去
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

老來專以醉為鄉
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

又米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海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

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佳草配香醉鄉記以擬劉

次韻王定國得頰倅二首

深

仙風入骨已凌雲

漢司馬子微謂李白有仙風道骨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於武帝謂二然有凌雲氣遊天

地之

秋水為文不受塵

仲公此杜詩秋水為一噫固應

間意

號地賴

任莊子地賴則眾寶是已又云大塊噫

天紳

次公禹貢餘波入于流沙又孟郊詩管涔天紳

買牛但自捐三尺

買牛見山村五

絕注之續三尺言朝也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射鼠何勞挽六鈞

援魏杜襲言千鈞之

弩不為鼯鼠而發機也

莫向百花潭上去

次公百花潭應在穎州

醉翁不見與誰春

厚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情頓尾

滔滔四海我知津

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闕桀闕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

每愧先生植杖云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云

自少多言聞晚道

援老子多言數窮又莊子載孔子言立之

晚聞從今閉口不論文

杜詩重與細論文灑翻白獸樽中酒

厚魏正旦三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廷樽蓋上施白獸若有人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歸煮青泥坊底

芹後杜詩飯煮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半蟻不曾聞

續晉書殺仲堪父嘗患耳聰聞林下蟻動謂之牛鬪

次韻王震堯卿字子發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班續戰國策陶谷子不修德而富二倍

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故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凡豕不擇食故肥而死无幾陶谷子被誅○厚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釋滂曰南風不競

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故

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

顏詩酒暮年猶得用竹林高會許時攀續晉書嵇康所与神交者

惟阮籍山濤与其流者向秀刘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請之竹林七賢云

次韻周邠周開祖也○子仁熙寧中公梓杭州開祖為錢唐宰

開

南遷欲舉力由科

續漢文帝詔孝廉力田者復其身

三徑初成樂事多

次公稱謂為三徑以待求仲牧仲而陶淵明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

豈意殘年踏朝市

杜詩看射猛虎消殘年又云但使殘年飽喫飯

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

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何日西湖尋舊賞

次公西湖

西湖也先生與周開祖舊遊之地

淡煙疎雨暗漁蓑

厚義志和漁父詞青蘋笠網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次韻胡完夫

王堯卿名宗愈

青衫別後尚嬾斑

顏延之樂天詩就中位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十載江湖困

抱關

厚蕭望之不從霍光以射策為都署小宛東門侯時王翁仲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對曰各從其志也

去上書還北闕

接子浩然詩北闕休書南山歸舊庐

朝來拄笏望西山

編晉書相山謂王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杯酒形骸外

次公莊子今子与我游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笑說平生

醉夢間萬事會清溪伯始明解朝章京師語曰乃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次公明光漢殿名在桂宮之中關中記曰

光殿上復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臺蓬山三秦記

曰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之中有明光殿金祀玉階班固西都賦

曰自未央而連桂宮染鬢那復唱陽關蘇主維詩勸君飲

故入飛上金

數米嘉菜近來時出輕年少好染鬢鬢事後生

變金殿次公唐東內大明宮之中有金索殿記云在還周殿之西

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監以名聞於明皇帝召見

金索殿降步鞦韆如見綺皓於是置之金索殿出入翰林中

李白詩翰林秉筆回英明麟閣嶂嶒誰可遷客來從飯穎山

深

注

如砌飯為山也故先生每用飯山字曰李白猶嫌飯山瘦又曰不

獨飯山朝我瘦又曰只有清詩朝飯顆是已而士大夫有因為之

說曰今長安有飯大筆推君西漢李嶠為鳳閣舍人

穎山之名未詳朝廷每有大手筆時令

嶠為一言置我二劉間厚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李嶠

曰朕當在二劉之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

耳軒轅官所與乎

閑金絡頭白王鞍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有十二閑以玄田馬

次韻谷完夫穆父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識郎君接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階此西掖垣注引

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出文

書為右曹又稱西掖並轡天街兩絕塵續莊子夫子

血固應生有種厚大死馬皆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汗

夜光那復困無因按史記鄒陽云夜光之璧以暗投

豈知西省深嚴地宋朝太祖為宰相曰李士深嚴

世豈知西省深嚴地之地當選選重之人如之又王元之

世豈知西省深嚴地之地當選選重之人如之又王元之

世豈知西省深嚴地之地當選選重之人如之又王元之

世豈知西省深嚴地之地當選選重之人如之又王元之

世豈知西省深嚴地之地當選選重之人如之又王元之

州謝上表云臣自西垣入叨內府既在深嚴之地乃當繁劇之秋也着東坡病瘦身免使

謫仙明月下強歌對飲只三人其與胡完夫錢穆父自為三入也對影成三人今先生言

其與胡完夫錢穆父自為三入也

次韻杏滿思復堯卿名

自甘茆屋老三間次公此詩乃先生召還朝在西掖時所唱和也茆屋三間借假之詩一間茆屋之類

也豈意彤庭綴兩班揮毫落紙如雲煙。任滿岳作揚紙落雲煙供醉後續杜詩八仙歌林張旭云

詩成珠玉看朝還宣子杜誰言載酒山無

賀後季白憶賀監詩晉山記取啼鳥巷有顏續異苑陽顏

後有烏街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至琴故慈鳥來萃

街鼓之象欲令聲者遠聞即於其如立縣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

孝以彰其行歐陽詢藝但恐跛鞋隨赤驥青雲飛步不

深

容攀

次公呂氏春秋千仞之山而跋特至其上凌遲故也又周

造青雲何至與驚馬爭路

○師杜詩赤驥頓長纓

和蔣發運

夜語翻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羅什從師授經日誦千偈

書來又一言此身真

佛祖何處不義軒船穩江吹座樓空月入樽遙知

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和人假山

新添

仙掌賈氏談錄云華岳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適類掌耳高盈丈闊四五尺

上黨攬天碧玉環

次公上黨路府也此言太行山劉禹錫詩外遠亭臺碧玉環

絕河千里抱商顏

次公商顏四皓所隱也在黃河之東

觀煙雨三峯外

續三峯言華山三峯也日蓮花毛女松檜

都在靈仙一掌間

厚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何水過而曲行何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

有手跡仙
掌峯是也

造物何如童子戲次公佛書童
子聚沙為戲寫真聊發使

君閑何當挈取西征去畫衣圍牀六曲山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

編史記龜
支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
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後牀
龜尚生杯

中蛇氣未應衰

厚晉書樂廣嘗有親客
以閑不復來廣問其
故荅曰前在座家賜酒方
欲飲杯中有一蛇影

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
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弓
復置酒於前如謂客曰
杯中後有所見不荅

日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
以客豁然頓解沉痾頓愈殿門明日逢王傅次公東方朔
謂期諸殿門也王傅事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師杜南贈

鄭虔貶台州詩云賈生對鵬
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櫺具

爭先看不疑厚前漢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櫺具
應劭曰櫺具木標首之
如蓮

古長知首以王作鹿盧形刻木作山形如蓮
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櫺音嘉坐覽香煙攜袖

少厚梅李士詢好焚香每晨起必焚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
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堂杜詩朝罷香煙滿袖○倬五章賈詩御

深

爐煙滿袖丞相出朝時獨愁花影上廊遲李程為翰林李士性懶日過
八博乃不至時號八博李士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舍公飲上池公
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
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黃以上
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
詩言舍公誤以為淳于意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緬季白坐求王璘亂長流子美耕東屯續

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也任公之蘇州

又如餅水翻厚退之詩文如翻爭鋒雖剽甚子仁漢書

聞鼓或驚犇天欲成就之使自將擊之張良見士曰楚人

觸羝羊藩藩羝其角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刺疾願上无与楚人爭鋒

來千首詩

獲杜牧詩千首詩輕方戶侯

傾瀉五石樽

厚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瓶何不慮以

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却疑彭澤在頻覺蘇州煩

彭澤陶淵明也蘇州韋應物也

看鄒忌子廉折配春温

史記鄒忌子論琴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

知音必無人

師鍾子期死伯牙絕絃

壞壁掛桐孫

師凡斲實而未虛惟桐反是故

琴材以孫枝為貴

次韻李脩孺留別一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

次公先生自開封府推官乞外任初庠抗徙知密山自密徙徐徙湖而調黃者五年且

移汝起知登而後入

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

次公

廣傳衛介使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今先生指青天為人君

盡呼黃髮寄

安危

總書詢致黃髮則罔所愆

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

時我欲折繻留此老

厚前漢終軍入關中吏与繻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

深

復傳還奔縹去。○次公按注蘇林曰縹帛也。世舊縹衣誰作好

賢詩縹縹衣詩名禮記孔子曰縹縹非可折者折縹之義主

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

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

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續

漢烈女姜詩妻龐氏傳詩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感歎呼還姑呼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膳故今地名有姜詩鎮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續下商字子夏為詩序毛公詩自謂紬

史正作立明書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天公戲人亦薄

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弄鮮腴百千燈光

同一如次公維摩經言无尽灯者譬言如一書成自寫蠅頭

表續齊衡陽王勳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端就君王

不覓鏡湖厚唐賀知章天宝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

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次公陸機詩顧影

詩躑躅還自憐杜甫請歸來始自憐。師楚詞宋玉九辨惆悵兮而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莊

子醉者之墜車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色憂當為念先傳厚樂正字下

數日不出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書空漸覺新詩健後晉殷浩

然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把蟹行看樂事全謂人曰得

深

酒滿數百斛，舡四時美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了足一生矣。
賣却老驄為酒

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

次公金剛經偈謂之四句偈

隨香遍滿東南，不是

聞思所及

次公楞嚴經觀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且令鼻觀先參

次公佛有觀想

法觀鼻端白謂之鼻觀

新添

香之妙意非聞與思所從入也

萬卷明牕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煙消火冷，半

生年老心閑

再和二首

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

次公休沐漢制也。蓋言惟得休沐假而後相聚

不然則如越之北而燕之南也。越在南而居越之北，燕在北而居燕之南，皆言其相背也。

且復歌呼相和

隔牆知是曹參

後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參游

與相和○云十七退
之詩隔牆聞聲呼

丹青已自前世

厚王維詩宿世繆詞客前生應畫師

竹石時窺一斑

後

王獻之觀門生厲蒲曰南風不競門
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五字當還靖節

淵明

時號靖節先
生善五字詩

數行誰似高閑

厚唐高閑上人善草書韓退之
有送高閑序言閑之於書有張

旭之
心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堯卿
名筆

街槐綠閣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

濟濟

厚詩清廟祀文王也其詩曰濟濟多士秉文王之德

豐年喜復接陳陳

厚豐年亦詩名

而前漢書有云太
倉之粟陳相因

雍容已厭食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

輦路歸來聞好語

厚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

共驚為堯顙

深

類高辛

次公高辛帝嘗乃堯之父也堯以言宋哲宗而高辛以言宋神宗用堯類字則孔子出家載孔子立於鄭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今借此以言宋哲宗之類宋神宗也

入仗塊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

輿轉

次公杜詩竹日靜暉暉金輿以言天

習習風從玉宇

來

次公詩習習谷風劉休玄詩玉宇來清風

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

三槐

學士班近執政○厚左思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注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堯

卿楚詞曰聊翔游兮周章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

次公鮑昭行路難云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

病馬羸

騶只自塵牽引拾遺叨侍從

續杜詩拾遺曾奏數行書

騎沙苑馬幽棲台劉鄴江魚又云我昔近侍叨奉引

思歸少傅羨朱陳

厚百寮天以

仕有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五十春孤舟三過楚羸馬四經秦一
生苦如此長羨朱陳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去縣遠而官事少如
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宋陳兩姓世為婚
姻民安其土無羈旅行役之勞故多壽考
衰年壯觀空驚馬

目嶮韻清詩古開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

有餘辛次公此句士大夫集云當時有問先生句義何如先生
曰言其辣也○子仁詩話云先生在北扉和辛字韻詩

韻害東而往返不已先生原之復和云云願問
客曰解此否謂唱首多辣氣故尔詩話散作豈

憶觀蒼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次公三山於寰
宇記載在萊州

掖縣注云在海之南岸先生
赴密州時有詩屢詳注矣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

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堯卿杜詩五夜
偏声催曉箭但覺乳簷陰

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闕
會稽守

○續晉郗楷字方回為徐亮二州刺史其子超為作
茂陳老病乞閑地自養相温大喜即轉為會稽太守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

深

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皆不奇以公前漢書有云他文未能稱是獨稱觀餅居井湄

續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雜法度士譬言之於物白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外高臨深動嘗其危云云酒

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知厚薄見揚雄酒箴大喜謂張竦曰吾與尔

猶是矣足下苦心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繁顧不優即竦曰子欲為我亦不能吾是而效子亦敗矣主

人有酒君獨辭解囊何不左手持接畢卓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

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豈復見吾橫氣機續列子與季咸見壺子出

是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花

君自疑接維摩經亦言天女散花至大弟子便若醍醐與酒

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任醍醐蓋酥酪之美者佛言人

是兩般然如禪師亦有飲米汁子者惟文殊能知其同異蓋又殊最為智慧故也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窓畏日曉天曠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詩新疑
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墻我亦眠風榻上馬君
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續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太
伏日當早歸請受賜解衣盤礴亦君恩厚莊子宋元君臣有
遂拔劍割肉懷去使人視之則
解衣盤礴贏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任莊子心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

相如還蜀道次公司馬相如建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空

教何遜在揚州續莊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吟諫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又驚馬白酒

深

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

次公劉禹錫詩

勸君火急添功用

虞卿應未厭窮愁

厚史記虞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号

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

次公舜民字芸叟元豐辛酉為環慶

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柳屬湖湘故以湘纍稱之也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有即事詩上主文又二內翰云晚陪策試玉堂深是時先生為內相見其起廢服緋佩銀試於玉堂而喜也玉堂翰林院也前漢李尋傳又汗玉堂之署又漢司馬相如賦上林尚書給筆札又漢武讀大人賦飄々有凌雲氣師揚雄反騷因江潭而注記若欽甲楚之湘纍節展曰往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繫中屈樊口淒涼已陳迹昔与張同游武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班心突兀見長身臺史謂御史立外為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班心○縵退之孔戣墓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江湖前日真成夢鄴杜他年恐卜

鄰安公鄆社屬長安縣民鄉里也

此去在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厚後漢南陽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王晉卿

并叙。任元祐四年己巳作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誥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誥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矜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誥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誥也誥字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

深以

足續李白詩奉杯邀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

歸鴈一寄千里目厚唐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悵然懷公子旅食

父不玉援杜詩旅食京華春又前漢陳成奢侈玉食顏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又晉王濟傳濟麗服玉食蓋濟為晉

欲書加飡字遠託西飛鵲公古詩呼兒烹

謂言相濡沫濕相濡以沫未足救溝瀆

吾生如寄耳援魏武詩人何者為禍福不

如兩相忘又云莫若兩忘而化其道也昨夢那可逐上書

得自便歸老湖山曲師公自黃量移汝川表躬耕二頃

田續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自種十年木任太史公云十年

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次公金蓮燭惟至尊用之

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送歸院先生時為翰林李士也

注

續漢文帝初置郡守竹使符各賢愚有定分樽俎守尸祝

分其半右留京師左與郡守也厚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次八公杜詩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又司馬遷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

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援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白羽落酒樽

樽師子路云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謂矢也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袁天寶執君語則赤氣浮面為將勿多殺人

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厚漢書終軍願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援杜牧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次公唐自代宗永泰後隴右悉陷吐蕃故杜牧已有此語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厚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擊鹿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順塗而誅其事傍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其妻又疑其為夢

薪者婦復真夢其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真夢惟黃帝孔丘相君脫屣

夢

自參寥子次公相君字出史記范睢傳顏紅底事髮先白室

迹何妨人自遙師詩其室則狂似次公應未怪饒字次

醉推東閣不須招厚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也接毫

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唐蕭氏自稱及漢八宰

閉戶端居念獨深師前漢陸賈傳曰大石時王諸呂陳平患

陳平方念不見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

於上相食万户侯可謂極富貴无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耳

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意英公為其姊作粥

老矣能幾進粥師唐李勣黃髮聊知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

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子仁李白

明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平醉墮簪次公謝安

集而謝道韞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句元史記淳于髡傳前有墮髮後有遺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喜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

玉堂見卷內次韻張舜民詩注

長羨枝鄒接長卿

公次

前漢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枝之游云云

只許隔墻聞置酒

師杜南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搗頭過濁醪展席俯清流

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

我多遺俗

師晉陸機陸雲兄弟皆有文名

廣受如君不治生

師前漢陸賈陸受叔

姪婦者散素中金不為子孫之計或問其故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

共託屬車鹿士後

釣天一餉夢中榮

厚相如賦有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六駕屬車八十一乘又史記趙簡子夢与百神

游於釣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声動人心

次韻谷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蚋喜撲綠截断口前君

莫問人間差樂勝巢仙

師公列子云齊桓公轡銜之祭又莊子人間出言養馬曰備有蚊蚋

僕緣而附之不時則决衝毀首碎骨出處僕作僕字音也昔木反又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塵顧我頭不歡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寧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河佛丹

霞老却向清涼禮白毫次公莊子言列子馭風而行又乘雲氣騎字則云騎日月也丹霞老天然

禪師也初於惠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入或議師二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尔若何責我乎而清涼山乃菩薩所在也師張天竟為河東提刑行部至五臺山游清涼山有神光見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决疣續莊子以生為貴贅挂疣以死為决

疣貴癩也病客巧聞牀下蟻厚子並曰毅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也癡人

強覩棘端猴援韓子云燕王好伎巧而人妄造沐猴聰明不在

根塵裏藥餌空為婢僕憂但試周郎看龍耳否曲音

小誤已回頭

蘇周瑜字公瑾少精音律雖數爵之後其有闕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

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

師金明池設水戲作

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

蒼顏白髮自相送

厚主戎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

之游自愁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貌若山向

次韻魯直嘲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

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

蘇晉裴秀少好客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

蘇詩

館

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
 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
 也宣氏知之後遂止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厚召南國風小星惠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嘒
 彼小星三五在東注云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
 見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公前漢禮樂志大一沉天
 大宛馬汗血也又魏志孔融見韋元將中將但使伯仁長還
 器之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興絡秀家師晉周顛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
 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其精辦而不聞人声浚
 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於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
 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等並列顯位絡秀
 謂之曰我屈即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吾亦何惜
 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顛字伯仁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
進新樂

笙磬分鈞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游魚舞獸自

奔忙任荀子執巴鼓瑟而游魚 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

而絃聲微今樂金石與然聲皆著 玉瑄猶聞桂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

後漢志志奚景於九疑山 萬事方今咨伯始 一斑我亦愧定律以律生尺

真長次公伯始胡廣也後漢本傳云人言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此生會見三雍就無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復寥寥歎未央援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乃光武時事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任元祐二年戊辰作

寬詔隨春出內朝 二軍喜氣挾孤貂厚後漢侯霸建請

內朝字出周禮又左傳 鏤銀錯落翻斜月 翦綵繽紛舞每春行寬大之詔

慶霄宵出文選 臘雪強飛纔到地前一日微雪○王堯卿

猶勝嶺南看 曉風偷轉不驚條援左傳曰風不鳴條雨不

深

之世風不鳴條
開甲散萌而已
脫冠徑醉應歸卧
便腹從人笑老韶
是日暮次賜酒厚弟子朝邊韶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
過眼紛紛七葉貂
續前漢金日磾世名忠孝七葉

內侍而左太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莫笑華顛風采勝
堯卿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

剪綵為燕子以戴之貼宜春字○厚
幾人黃壤隔青霄
行

吟未許窮騷雅坐
嘯猶能出教條
後楚岳原行吟澤畔坐嘯事見趙郎中見

和戲復記取明年江上郡
五更春枕夢春韶
答之詩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紛紛方暑亦堪朝
師論語當暑歲晚凄風憶皂貂
厚戰國策蘇季

子黑紹共喜鴛鴦歸禁禦
心知日月在重霄
君如老

館

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受條任條桑字強鑷霜須簪
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温勁如君合珥貂漢儀侍中冠武弁

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注云侍

中服之則左貂常侍服之則右貂董巴輿服志云金取堅剛百鍊

不耗蟬取居高飲清貂取內勁捍外温潤本誰惜異材蒙徑

趙武靈王胡服之制衣秦皇破趙得之賜侍中寸自慙枯枿借凌霄山

上也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厚楚詞光風

又韓退之詩始見洛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

陽春桃枝綴紅糝韶師奉常大常也少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深

碧畦黃隴稻如京任詩曾孫之庚如歲美人和易得情

鑑裏移舟天外思適季白詩人行明鏡中鳥渡屏風裏○次

過山陰道如明鏡中行是也地中鳴角古來聲厚東漢公孫瓚書云袁

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次公先生第二篇次

蒙仲豈越州之子弟乎先生詩使西陵此正越州也○李白送人

尋越中山水詩西陵遠越臺是也又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

遭在朝打空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公

城寂寞回玉真妃有一鸚鵡其毛色白名之曰雪衣如先生與陳述古詩記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次公髯尹以言錢越州請高亮與開明

先尤未及髯尹之南遊端為訪雲門次公雲門寺在越州

館
ry

仙歸侍玉皇案

越州有蓬萊閣元微之越州詩云我

老鶴

來乘刺史轡

隨衛懿公好鶴二有乘軒者

已覺簿書哀

老子

次公東漢馬援為隴西太守任更以賤物其大体而已諸曹白外事接輿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煩良老子使得

遊故知籟豆有司存

論語語籟豆之事則有司存

年來齒頰生荆

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次韻荅劉景文左藏

博學一時在在自美堂誌集而景文有詩云雲間嶺二江

在旗公在胥山把酒時笑語幾番留湛輩風流千載吳兒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吹雨露露誰使置蕭江上佳句月中事業九門知自注云是日大雪

我老詩壇仆鼓旗

後杜牧之詩今代風

借君佳句發良

時

續杜詩每於百餘上復誦佳句新

但空賀監杯中物

學李白憶賀監詩曰昔好杯中物今為

下莫示孫郎帳下兒

次公志張昭字子布注載典略曰予晨聞劉荆州嘗自依書欲與孫伯

開

館 24

符以示祿正平正平曉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又孫策傳住引江表傳曰策時虫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

夜燭催詩金燼落次公老杜詩片雲頭上上黑應是雨又劉禹錫詩寂寂二獨看金燼

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肥瘠李

只自知援沸書云知人飲水冷暖自知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續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卧治何妨書掩門

稍喜使君無疾病伏以前漢汲黯拜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史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時因送客見車轡子仁蓋子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欤何以能鼓樂也

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頃

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次公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篇有勸莫多言之意乎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

古塞

師舌盧龍在平州盧龍縣西。堯祖沈存中云黑山在大漠之北有黑水出其下北人謂水為龍盧龍者即黑水也

投文易水弔燕丹

余昔年辭浼使北。任燕丹燕太子丹也。易水其所都也。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

寒是也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

援列子有窮髮之北。列子云余子洞詩

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又見子卿持漢節

援子卿蘇武也武帝時持節使匈奴

遙知

遺老泣山前

子仁李白詩六帝餘古血推蘇泣遺老

羶毳年來亦甚都

公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商老劉孝義謂北狄曰羶毳

時

時鳩舌問三蘇

子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子館洋北使屢誦三蘇文。縯孟子南亞墨鳩舌之人

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公唐賀知章越州求與人請為道

開

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
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溪一曲

始憶庚寅降屈原小編屈原雜錄經曰攝提真旋看蠟鳳

戲僧虔援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隨翁萬里

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時猶子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

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閣梨詩

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兩泣餘妍次公杜詩刺水滄不見雙旌

出莊退之詩有去空令九陌遷開園市知君苦寂寞妙語

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萎天葩尚青蔓玉

葩吐奇芬退之詩天國色待華顛次公李正封牡丹詩國載酒邀詩

將厚揚雄傳好事者載酒肴從雄亭○次臞儒不是仙臞司馬相如大人賦列山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次韻袁公濟謝弓板詩

燥吻時時着酒濡任陸機文賦於踰獨於燥吻終流離於儒翰要令卧疾致

文殊厚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河魚潰腹

空號楚總左傳楚師傳蕭无社与司馬卯言號申叔汗水流

散始信吳吳真君服板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其父王玄傳濟方載吳真君服板法并歌曰其散應五行其仁通

六義服之半年内脚心汗如水○次公吳人呼脚為散自笑方求三歲艾厚孟子猶七年之病求三

艾也厚彭祖有言服藥不如獨卧羨君清瘦

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深以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

近華老公釋皆逝故有此語

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

載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

奉人景德寺今皆健

兩餘北固山圍座

次公北固潤州山名後又有次韻林子中蘇山亭見寄而句云

聞道賦詩臨北固又次韻林子中見寄而云蘇山小隱雖為客則林子中豈客寄於此者乎

春盡西湖水

映空

次公先生自言其杭之西湖也

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

塵紅

次公唐賀知章晚節放談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為戲記龍井

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溥

續禮記儒行其飲食不溥

空腸出秀

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開絲管眸子漲春綠先生疾

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

次公後漢劉昆數授弟子常五百餘人且春秋

享射嘗備列行儀以素木執葉為俎
巨○子仁詩備執葉采之真之
弟子歌旱麓聲淫及

靈臺中有麀鹿伏子仁執葉旱麓靈臺並詩篇名弟子歌旱麓意取遐不作人声淫及靈臺蓋取鹿鹿

以為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暖真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意也

故應容我輩清坐時閉目高亭右排衙木杪挂

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次公易曰不速之客似聞雲霧

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冰玉泉扉夜

不倚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庵

有老人子仁初庵謂辨才法師也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

燈相續師佛書髮波越多人定天魔波旬得便用纓絡係其頸上欲敗法又維摩經云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

吾儕詩酒汗真者皆明人終不盡故世有長明燈供欲往無乃

觸齋厨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續杜詩願聞第一義

不深

回向心地初○師第

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

奇服

次公楚詞予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劍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

堯卿子中名希

飄零洛社數遺民

次公白蓮社中有劉遺民

詩酒當年困惡賓

次公

前漢公孫弘年逢惡賓不逢故人

元亮本無通俗韻

次公元亮陶潛之別字也其詩曰少無適

俗韻性本愛江山

孝章要是有名人

魏三國志盛憲字孝章與少府孔融善融愛其不克禍與曹公

書曰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識評孝章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蒜山小隱雖為客

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封笑他魚尾更

莘莘

次公先生自言其開西湖之實事任毛詩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檀鋪

次公杜詩綠檀鋪花鋪白檀

樓閣山川盡一如

摠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真有誰在次公史記呂不

此奇貨可居

次公韻答馬忠玉

坡陁巨麓起連峯次公麓者山足峯者山之上秀者也坡

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謝鳳

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也慈明兄弟孰非龍後漢荀

人穎川謂八龍各爽者字慈明又河梁會作看雲別次公文

與蘇武詩三首其一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一曰仰視浮

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頃又杜詩云別時孤雲

今不飛時復詩社何妨載酒從次公歐公云唱高誰敢投

看雲淚橫膈社遠又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幸次公祗有西湖似西子次公先生前為抗

把西湖此西子後作穎川西故應宛轉為君容次公言為君

湖詩又云西湖雖小亦西子

深

云誰適
為容

詞

次公坡地不平之麓起為連接
之舉若其人之鍾聚福慶矣

次韻荅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燃應莊子心若死灰又前漢韓安國在獄一

麾江海意方堅援顏延年詠阮咸曰屢驚鳥不入官一麾乃出

字乃曰擬把一麾江海去其後詩人相承遂用杜牧事耳那堪黃散付子度續蔡廓字子

書宰相徐妻之曰自黃門以下悉以相委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

上故宜共參同異鄭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然尾遂不拜○次公

黃散者黃門與散騎也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晉繼以來未有此也空羨蘇杭養樂天

厚樂天吳郡詩石託貞元中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

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為詩酒仙予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既

醉於彼又吟於此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病肺一春難白酒援杜詩春復

蓋有因早歲與蘇別腸三夜繞朱絃次公孔記清廟之瑟朱

鄭痛飲情相親朱絃繞素臍杜甫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云哀絃繞白雪

續盧仝詩蓬萊山在何處
田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次韻劉景文見寄无已先生詩評云刘季孫景文

家無一錢但有書
二万軸畫數百幅

淮上東來雙鯉魚次公古詩云客從

魚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

次公掀髯言笑也景
如美髯故謂之髯刘烈士家風安用此次公景文本右選而

謂烈士豈
其祖乎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

哀歌缺唾壺續晉書王敦醉後慷慨悲吟以鐵如意擊玉唾
壺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歌罷唾
壺皆缺

次韻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

作詩見寄

開

大耿疲勞已離羣

續後漢耿弇攻張步之笑曰以尤來大彤衆十餘萬吾皆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

皆疲勞何足推乎住弁耿况之長子故呼為大耿

小馮慈愛且當門

親嫌請部

厚前漢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五原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借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曾衛德化均周公康

叔猶玉堂不着扶犁手

厚歐陽永叔詩云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犁鋤○仰恭元城

先生云宋太宗皇帝嘗飛白題學士院曰玉堂之署

霜鬢偏宜畫鹿輜

次公後漢輿服志云列侯

安車朱班輪倚輶輜伏熊又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白鹿當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三公車輜益作鹿明府必為僕相也

豪傑雖無兩王繼

子直深父

風流猶有一歐存

叔弼清詩

已入新歌舞

厚北夢瑣言李守密愛姬名雪兒善歌无姓每見賓僚有文章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

要使邦人識雅言

援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

定國當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

契此谷之

厚王孟郊即真曜先生也銘曰於戲正曜雖出不能言維持不倚雖卒不施以昌其詩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

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厚楞嚴經言諸人天境界乃

至劫壞二火不及如是一類名堯率天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

天地孟軻不吾欺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厚前漢齊悼惠王傳魏勃本教齊王反漢既誅呂氏

罷齊兵權嬰使使召責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

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恐栗權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

人耳○次公小兒言權嬰以嬰傳云雖少然數力戰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史

託趙欲聽魏將軍垣衍帝秦之計魯仲連見衍折以秦不可帝之

事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此談笑之間也○次公文選左大冲

詩云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謹勿怨謗護乃我得道資於泥生蓮

花厚維摩經云譬言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濕汗泥乃生此花冀壤出園之厚柳子厚與蕭俛書朽枿腐敗

開

不能生植尤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也賴此善知識厚善知識字使我枯生

美（續）易枯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次）公傳燈錄明上座語盧行者曰某

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拍授入（厚）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厚）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與豪傑崢嶸老不除（厚）

失路今為噲等伍（厚）前（厚）

似建安初（厚）國孔融（厚）文（厚）辛（厚）廣（厚）陵（厚）陳（厚）琳（厚）孔（厚）璋（厚）山（厚）陽（厚）王（厚）粲（厚）仲（厚）宣（厚）北（厚）海（厚）徐（厚）

西來為我風驚面（厚）列（厚）子（厚）范（厚）氏（厚）有（厚）子（厚）曰（厚）子（厚）華（厚）編（厚）衣（厚）乘（厚）軒（厚）緩（厚）步（厚）

獨卧無人雪縞廬（厚）賦（厚）賦（厚）顯（厚）則（厚）萬（厚）里（厚）同（厚）縞（厚）

留（厚）

次公杜詩會（厚）獨卧無人雪縞廬（厚）賦賦顯則萬里同縞（厚）

賦賦顯則萬里同縞（厚）

子非為十日飲

厚史記秦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要令安

世誦亡書

援前漢張安世傳上嘗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无所遺失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

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

已臨別忽出一篇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自全

續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幸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次公孫綽天台賦曰投刀皆虛目無全牛

妙類惟粧半

厚南史后妃傳徐妃以元

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次公意則唐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四韻遂出頃刻傳播時謂曰頭花細滿面不若徐妃半粧也

更刀乃族庖

援莊子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倚市必醜悍

厚

記貨殖傳農不如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次公退之詩倚市難藏拙

平生魏公籌

厚晉書魏

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為昼籌而已後遇明人不足以倚滿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无不中幸坐莫有敵者毓

深

歎曰吾之不足以尺卿才有如此射矣○次公舒後為三公微時嘗詣野宿偶聞車馬之聲問寢者誰曰魏公則已有先兆呼為魏

公忽斲郢人墁援莊子郢人墁其鼻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聖人而鼻不傷也詩書亦

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窮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中

或排難厚史記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而子詩如清風嚶嚶發將旦次公前漢李尋傳云日

自患厚綺語出佛書又樂天白氏文集記許時笑我癡隔

屋相詠歎次公晉書顧愷之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

竟有異遂達日時号癡絕竟識彥道不絕叫呼百萬彥道相温少時

游於博徒資產俱欲求濟於耽時在艱許之无難色遂變服

懷布帽隨温与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

當不辨作表彥道也遂就高十方一擲直上百清朝固多士

万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否

唯

理枯瀆放闌起膠艇次公莊子內篇覆杯水於坳堂之願

君縈此樂官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次公

事官事未易了也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莊

子雜篇飽食而遨乘此無盡興次公晉王子猷云乘醉翁

行樂處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嘗知穎草木皆可敬明朝

遊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續州說相温有主簿

州從事青州有齊郡謂酒到膈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愁行路次公春雨之為澤

怨之豈不猶君子之人君看永叔與元之續歐陽永叔王元

坎軻一生遭口語續揚惲與孫會宗書云逆遭变故橫被口

館

口語曹遇兩翁當年鬢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次公曹

此暢也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教得滁人解吟詠次公劉禹錫詩化得邦

風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嘯

溪山上續後漢書云南陽太守岑笑捐浮利一雞肋援曹

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

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脩曰夫雞肋食之无所得弃之如可惜公

歸計多取清名幾能掌續孟子魚我所欲也能熊掌亦我所

也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

守更風流任劉禹錫詩風要伴前人作詩瘦續太白詩杜

何太瘦生總為我倦承明苦求出援前漢嚴助為會稽大

從前作詩苦之戶勞侍從之事到處遺蹤尋六一次公歐陽永叔自号六

懷故士出為郡吏醉翁亭記豐樂亭記菱溪石記堯祖歐陽公

皆南豐記麗心亭皆其遺跡也憑君試與問琅琊次公琅琊

開

來叔醉翁亭記所謂望之
辭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許我來游莫難色

趙景旣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

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厚子膺
書鄭

譯為隆州刺史召還賜燕醴泉宮復爵而因公上柱國
上今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譯曰
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
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王孫天麒麟

漢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驚以見沙門
宅誌宅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眸子

奧而徹囊空李愈富

次公杜詩囊
空恐羞誰

屋陋人更傑我老

書益放落筆坐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

餅分未到小研乾欲裂不似溲于鬘一二石要燭滅

按史記滑稽傳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
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
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既醉笑至若杯盤狼
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也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次公南隆閣中也鮮于子

駿閣中人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續司馬溫公自号迂叟青齊歲

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司馬溫公謂執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

今往彼。次公虛危即青齊分野也南齊書曰天文志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為受慶之符召

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怪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

次公閑馬廄也周禮天子有十二閑至今清夜夢次公歐陽永叔詩至今清夜夢猶述北潭北枕簟

有餘潛詩云潛然出涕喜聞二三子次公指言二鮮于子駿之子也結

髮師閔顏高論已河漢次公莊子內篇吾驚而清詩嗚其言若何漢而无極也

佩環在歐陽永叔詩意淡宜於鶴詩清叩佩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松山誰

念此幽桂坐蒙榛與管次公退之雪後寄崔丞云殿前故諸公鑿我密山宜念幽桂榛与管

閑

人在穎尾

次公穎尾即穎州以在穎水之尾故名其字出左傳投詩清冷灣莊子

雜篇讓王自投清冷之淵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次公陳傳道履常之兄也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

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穎魚躍處新亭近湖雲消

時畫舫并抵恐樽前無此客

續謝安見相温既出温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清詩還有士龍能

次公晉陸雲字士龍陸機之弟以言履常也

次韻徐仲車

仲車耳聾○堯卿仲車名積苦辛養母盡力行年四十不婚不仕久之獨

人迫令就卒速應入京則以隻輪載母躬自推行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登治平四年第未滿官母亡遂不復仕家居山陽衣食不給及路振通判荊州始為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先生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

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
三反而斯人有其一亦可謂異矣

惡衣惡食詩愈好

續論語上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恰似霜松

轉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

次公東方未明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也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

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

四年赴杭州皆見仲車今赴揚州

月自當空水自流人聞擾擾真蟻蟻

應笑人呼作闍牛

援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聰闍牛下蟻動謂之牛闍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來寄食似孤雲

次公先生在京師時為翰林承旨不久而出知揚州故云寄食

僕被真

成一宿賓

續晉魏舒為尚書卿故沙汰郎官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而出

收得玉堂揮翰

手却為淮月弄舟人

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

既有塵

援後漢范滂字史雲所居第陋有時地粒崗里歌之曰既有塵

為報年來殺

開

風景

厚志子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

連江

夢雨不知春

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為此會用花
十餘萬枝吏緣為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因

公夢雨者雲夢之雨也杜牧詩
云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

少年獨識晁新城

晁公晁新城无咎新城无咎閉門却掃卷旆旌

厚江文通恨賦言馬敬通閉門却掃塞門不仕又南史沈炯閉
門却掃无所交接杜甫送郭英又詩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曾

中自有談天口

次公史記鄒衍談天又上略云田駢之
辯其口如天人為之語曰田駢天口坐却

秦軍發墨守

次公史記云魯仲連語新垣衍以秦不可帝之
事秦軍聞之却三十里又左太冲詩曰談笑却

秦軍又工輪班作九攻城之機而墨翟
以九守拒之又鄭康成作發公羊墨守

有子不為謀置錐

記楚漢孟曰孫叔敖死子无立錐之地。任
莊子雜篇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也虹蜺吞吐志寒

機端如太史牛馬走

厚王文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太史公
牛馬走太史公則任之父也自謂其是

太史公牛馬之僕而已嚴徐不敢連尻睢續東方朔傳武帝問朔曰方

司馬迂之倫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臣觀其吐吻脣連尻睢臣雖不肖尚慕此數子也徘徊未用疑相

待枉尺知君有家戒援孟子子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避人聊復去瀛

州續唐太宗命開立本署十八李士像藏之伴我真能老淮

海公以言无外為揚州夢中仇池千仞巖續先生嘗言夢

詩便欲攬我青霞慳且須還家與婦計援中記楚莊王欲以優子孟

為相優子孟曰請歸與婦計之我本歸路連西南公杜甫仇池詩老

人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墮公謝仇詩紅藥當

州素出此花有名於世白墮佳酒也有劉白墮者善造酒因以得

名。騎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

經旬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在揚州永

叔自號醉翁慶曆中嘗知揚州先生乃其門生故登平山而憶之无外則又先生之門人故云路傍小兒笑

開

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續樂天詩百年隨賴有風流

賢別駕援晉史使亮曰別駕舊與刺史猶堪十里卷春風

續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過卷上珠簾總不知

次韻劉景文贈傅臧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次公窈眇深妙之謂也和寡則崢嶸肝

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續韓子曰晉平公令師曠鼓

肯便投泥戲潑寒厚唐武后末年為潑

忽寒胡戲明皇時因四

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安次公呂仙翁詩云秋

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續曲略曰劉

與孫伯符以示你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之作

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鶴鷺行子仁杜詩不

斬懸鶴鷺行強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續古詩晝短苦夜長展轉不能

夕轉厚士魏裴讓之古樂府云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

以公道道家曰黃河水故人為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

聽不誰念病莊舄時方請越。搜史記陳軫曰昔越人莊舄

聞其越吟知其思越也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任元祐六年

謾謾松下風厚世談云世目李元讀讀隴上雲厚退之詩

度謫人聊將竊比我厚世談云如勁松下風不堪持寄君厚世談云君詩多態

開

梁武詔不起問山中何所有
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
不與持贈君
半生寓軒冕

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一笑當琴樽
良辰飲文字

能醉
晤語無由曛
我有鳳鳴枝
皆作蛇蚺紋

也琴以桐木為之而鳳棲於桐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琴古而漆裂則有蛇蚺紋蛇蚺出莊子司馬注云謂蛇腹下鱗也
月明安靜照
心清得竒聞
當呼玉澗手

家可
一洗羯鼓昏

崔閑妙於雅聲當呼使彈
請歌南

樂不可方也寧王子汝陽王維小名花奴時方有奏琴
請歌南

弄未畢上叱去曰速召花奴取我羯鼓來為我解纒
請歌南

風曲
以解吾民之愠
南風之時
可以阜吾民之財
可猶

作虞書渾
援揚子虞夏
爾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
下與風

輪共一癡次公楞嚴經云嚴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

世界共一癡言上天下地皆自然蓋佛氏謂之界者一

疑想所成也○子七白樂天晨翠羽若知牛有角續杜詩孔

霞詩上自非想頂下及風水輪空餅何必井之涓接而漢陳遵傳楊

有角渴飲寒泉遭觸觸又云翠羽金花不辭寧雄酒箴謂酒客准

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餅觀餅還朝暫接駕鸞翼厚

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謝病行收麋鹿安厚歐陽

事詩羽儀全接駕兼記取和詩三益友厚王也論語益者三

驚野性終存鹿与麋支他年弭節過仇池次公弭節即止旌節也楚詞九歌云

節容與先生元詩本言双石有洞窟因思所夢仇池為詩諸公和之連

篇遂舍詠石專言世界之幻又言離世之言當真往仇池約三公過之也

玉津園詳見前雙石詩注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臨民計慮長次公六聖謂宋

仁宗英宗碧水東流還舊派玉津園分蔡河上紫壇南峙

開

表連岡

厚西漢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

不逢遲日鶯花

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籍

國語宣王即位不籍千

畝注云籍借也世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

斜陽

寂歷鎖雲莊

次公劉禹錫詩寂歷斜陽照懸鼓○子仁李益

老杜詩集

籍田

竊脂方紀瑞

次八公桑色謂之竊脂詩曰交桑色是也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少昊以為鳥紀官九鳥為九農

正杜預注曰色有九種而桑色竊脂其一也

布穀未催耕

任莊子美洗兵馬詩田家望之惜雨乾布設處

魚沫依蘋渚

次公莊子魚沫吹以沫矣

蝸涎上絲楹

厚杜詩鳥

蝸涎蠹

江湖來夢寐菱笠負平生琴囊思歸曲因君

一再行

次公司馬相如博臨印今佳琴於相如為故一再行顏師古曰行謂曲引也

次天字韻各岑巖起

一聲清蹕霧開天

次公漢書日出稱警入言蹕顏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百

辟心莊豈貌度回顧驚為君珠玉側

漢晉王濟見潘安輒歎曰珠玉在側豈我

形同升愧我糝糠前

厚晉書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曰沙之汰之瓦礫

在後晉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徘徊月色留壇影縹緲松香泛蠟煙

近制以掃榻

莫歎郎潛生白髮

次公後漢張平子賦詩厓眉而郎潛兮建三葉而通武注

引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髮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

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顯以文帝時為郎又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

聖朝求舊部為肩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

續莊子孔子坐杏壇之上有漁父下

開

船而來左手據膝厚陶淵明歸去來云審剥啄扣君容膝戶容膝之易安而退之利

古手持頤以聽之魏我笑我切雲冠履楚詞九章云帶長鉞

咳行云利之咳問羊獨怪初平在隨神山傳黃初平牧羊有道士將不夫金

咳有客至門牧豕應同德曜看士引至山與弟語問羊何在初平與至

山不見見白石因此叱之石皆起成羊數百頭肯把參同

厚後漢梁鴻家貧而尚節介牧豕於上林苑中曾遺較同異魏伯陽作參同契比日修煉之說訣小認相對為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

浮生知幾何僅執一釜羹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

情自怜無他腸厚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文帝以為偶亦

得此生子仁陶淵明詩嘯傲懸知當去客厚陶淵明詩家

當去中有不亡存編莊子凡雖亡但恐宿緣重每為習

唯

氣昏傳曰俗緣習氣似聞梅子真近至吳市門接前漢梅

去官歸壽春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奔妻子去九江至今未

能有拊洪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不敢叩門呼恐作踰垣

奔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且令紹介先厚史記平原

曰勝請為紹介注云紹介相佑助者徐以方便論佛書大巧方便不學劉更

生黃金鑄尚方通前漢劉向本名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枕

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不驗下吏不學房次律身事問穎陽邢和璞居嵩

穎間有穎陽書二篇房次律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處非館非

寺病起於魚鱗而休於龜效板其後房公舍閩州紫極宮見有治

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其女病贈卒也王烈亦何人救

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殮石髓香厚神仙傳王烈獨

開

館

東比如雷声烈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因攜婦與姪叔夜叔夜取視之已成青石矣。次公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地相畢又按晉書蘇康傳王烈得石髓與康皆疑為石烈歎曰然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至道尚聽瑩

續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止也向足以知之

鹿麕材終蹶張

厚前漢中署嘉嘗為材官蹶張謂踏強弩也

先生喜而笑幅巾

登我堂

次公後漢孔融師事李膺二每見融听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詞如雲注云幅巾以一幅為之也

苦

誓言拍黃壤要言刻青琅

次公黃壤墓中也苦誓言拍黃壤意在不死也青琅青玉之書刻青琅

意求神仙也

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

次公蓬萊於書見列子并史記而仙經曰蓬萊

隔弱水三十萬里終不可到故盧仝詩云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且當從嵇阮

阮籍阮

減皆晉人也

聊復數山王

厚支選五君詠注云顏延年領步兵好酒陳延不能斟酌劉謔言於彭城王出為求

嘉太守延年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遂黜不收

達人友四海曲士

守一疆

莊子曲士不可以

謹勿使形謀

次公列子食於十

續驚曰內誠不
解形謀成光
兒童驚夜光
子仁韓贈張籍詩云兒童畏雷電魚驚驚夜光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楮郎

即公前漢傳呼其寵乃今之前導也陸楮郎秦制執楮於殿下者也優旌傳旃哀天

兩而陸楮者佔寒以計免之臨楮大呼曰陸楮郎汝雖長何益却兩立我雖短也却休居

東夷初識今君

香

厚子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為我如何坦曰醜婦

效筆見者必走

天山自可三箭取

顯唐書薛仁貴為嶺南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

萬令曉時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海國何勞一

韋航

稷詩誰謂何廣一葦航之

宣勸不辭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鞭

長

所公左傳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錦囊詩草勤收拾

厚唐李賀每曰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其因相率篇易一金偽者相類能辨之

莫遣雞林得夜光

詩雞林行賈售

開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

繼作後次其韻

魯直士希明纂夫文高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傳于世蓋星曆之學也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

容

容退之進進西碑表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也

夢中哦七言玉丹已

入懷一語遭綽虐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護短

不養才

我選退之說夢詩云壯非少者我七言六字常語一六字難我以拍撮白玉丹行且咀嚼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一句

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焉激我敬

上界是官府

後漢趙一詩上界旨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

日相定陪謫仙應退休

厚太白對酒憶賀正詩亭太子賓客賀公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予呼為謫

仙可伶吳與蘇骭麟雪滿頭

次公後漢趙一詩但優比堂上骭麟倚門邊音九葬

蓋高抗倖直竟終當却與元丹子笑拍東海乘桴浮

續論語道不行乘桴

海

次韻聰上人見寄

次公杭州僧也

前身本同社

次公同社綠陶潛輩與廬山謝師結白蓮社故有此字

宿業獨臨邊

一悟鏡空老

厚高僧傳洛陽香山寺鏡空遊錢塘至孤山寺西餞甚因臨流出涕俄有梵僧顧空笑曰頗憶

講法華於同德寺平空莫測其由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乃採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

未來事下智止知前生事耳空因啖棗擲泉飲之始知圓澤

賢繼圓澤傳李源居洛惠林寺與僧圓澤遊甚密一日相約遊

吾當為此婦人于十二歲矣今既見無可逃者後十一年中秋月

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而婦乳後十一年源自

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而歌乃圓澤也歸

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自信士然俗緣未盡真勿相近

心忘憤佩援蘇東坡為渤海太守見民帶持刀劍者曰何為帶牛佩憤生術寄羊鞭續莊

養牛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公歐陽永叔雖不到杭州而

惠勤師思之因所居有甘泉湧出遂名之曰六一泉六一歐公自號六一居士詩意似言我曾作抗守卒有事迹豈以歐公有空名而已哉

開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

次公老李指言李允則也先生作詩在元祐八年逆數八十年則宋真宗時也景德

二年正月宋真宗以契丹初和易置守將召樞密議可適用者首選公知雄州而師筆署名於紙公在雄凡十四年事見李復圭所作李氏家傳自景德二年至元祐八年則八十九年也

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

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

續詩杖杜

不妨侍女唱陽關

厚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歌以為曲也

內

朝接武知何日

次公天子之朝有二曰治朝曰外朝曰燕朝皇帝多御燕朝即內朝者也

白髮

羞歸供奉班

厚杜詩願取道遺供奉班古詩投老歸來供奉班

詹守携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箕踞在歌老瓦盆

續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厚杜子美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

燎毛燔肉似羌渾

次公羌渾西方之戎如唐書載吐蕃羌渾犯塞即此也燎毛燔肉蓋其俗然矣

傳呼草市來携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
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營方議孤雲落日西南望
長羨歸鴉自識村增刊次公黃童謂小兒退

答周循州

蔬飯藜牀破衲衣厚傳燈錄顛贊和尚掃除習氣不吟

詩前生自是盧行者次公盧行者即曹溪六祖也後學

過呼韓退之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

厚韓信傳亭長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妻晨炊葷食
德詩必之洋洋可以療飢。安國抱朴子內篇云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花勝實服實勝根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共惜相從一寸陰厚淮南子聖人不貴赤璧而重酒盃雖

開

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飲續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莫作天

涯萬里心原上古詩相去萬里餘各在天一涯東嶺近開松

菊徑援陶潛歸去來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

如張老續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猶

望攜壺更一臨厚杜牧之詩與客攜壺上翠微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憇清快夜堂深厚梅聖俞詩萬蟻

明處夜也知卜築非真宅厚杜甫秋日詠懷詩注平生多病

舍非真宅且勸山樓滿院聊欲跣趺看此心厚公楞嚴經云

天酬錢負外詩煩君想我聞道携壺問奇字續前漢揚雄傳

看心座指道心空無可看奇字更宜登木助徽音厚公禮記檀弓篇孔子之故人也

登木曰以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
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

都無地可臨厚玉簡極頭陀寺碑云

此生真欲老墻陰却掃都忘歲月深續後漢馮衍閉門

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拔薤已觀賢守政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

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玉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

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疆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

歎息折蔬聊慰故人心厚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

風流賀監常吳語及公賀監謂賀季真也李白詩云風流賀

憔悴鍾儀獨楚音續左傳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而

曰伶人也與治狀兩邦俱第一問之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疾

之琴操南音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事敗又詔歸

潁川治如其前劉夢得酬柳三州贈別云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

名斬柳士師

開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學語雛鷓鴣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

子仁杜牧詩云翠帷暮卷佳人出

通家不隔同年面

二守同年家

得路方知異日心

續唐書撫言進士會燕

曲江崔元請告假不赴乃以彫轡載妓游觀為團司所發崔沉為主罰錄事判之云深掩席帽密映檀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趁着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

梅不用催歸騎截銚須防舊所臨

循守近為韶倅○厚按荆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遣民皆載留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

厚仙傳拾遺周穆王少好神山之道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下

若為閑

著小茹堂仙心欲捉左元放

續左慈字元放曹操欲於座上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癡疾還

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莫知所取癡疾還

同顧長康援顧愷之字長康出傳愷之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次公江令江總也為陳之中書

令謝家謝安之族也劉禹錫金陵五題其一江令宅云南朝辭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此臺竹樹二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其一烏衣巷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先生笑說江南

事祇有青山繞建康次公建康乃晉與陳之所都今之江寧府也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不自翻漢使節空餘

皓首廣以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令牧羊海上武持節牧羊節鬣毛爪悉

歸故侯瓜在援漢書言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種瓜於長安東門外平生多難

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投拭寧聞

老鶴更乘軒續左傳懿公好鶴二有乘軒者

開

和孫叔靜兄弟來端叔唱和

病骨瘦欲折霜髯鬢更疎喜聞新國政

次公周禮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指言建中時也

兼得故人書

子仁杜詩深懸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秉燭真如夢

次公杜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傾杯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

攄

子仁杜詩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

生還粗勝虞

續吳志孫權怒虞翻徙交州在南十餘年

早退不如疎

援前漢疏廣疏受叔

經致仕而歸當時以為榮

垂死初聞道

子仁傳燈錄神瓊律師其師謂法談法師率唱百丈明風其師於言

下感唐曰何其垂死得極則事

平生誤信書

次公柳子厚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斯知非

風濤驚

半夜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踈贈我皆彊韻

次公宋書天為文能用

強韻每公宴坐
並作詞必妍美
才進曰不見異
人當得異書也
知君得異書
馮蔡豈入吳得王克翰衛常必
玩以為談助自且還許人稱其
消者天下皆是也
綽綽孟生
餘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據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
政公左傳趙孟謂其縣大夫曰
尺薪如

桂米如金
厚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
長庚到曉空陪

月
顯長之詩東方未明大
太歲今年合守心
政公太歲守

漢節
援蘇武在匈奴中十九年食雪與羶毛并咽之
何妨振

復出商音
莊子曾子居衛三月不舉火十年不製
孤雲倦

鳥空來往
溥南洲明歸去來云雲無
自要閑飛不作霖

也魯推德輿有頌
其二三事略云孝經鉤命史曰歲星守心年穀登
相與齧齒擅持

深

開飛以言倦鳥不
作霖以言孤雲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螻未易眠海上偶來期

汗漫續淮南子靈遊遊乎北海見若士謂曰吾與葦間猶得

見寅緣援莊子漁父與孔子既言而良醫自要經三折傳三折肱

老將何妨敗兩甄甄公晉書周訪計杜曾將戰設

收取桑榆種梨棗續

祝君眉壽似增川援七月詩云以介眉壽又天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諸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頃一身萍挂

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身是藥方才踈

正類孔文舉

續後漢孔融字文舉本傳云雖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无成功

癡絕

還同顧長康

厚顧愷之字長康晉代人本傳云有三絕才絕書絕癡絕

萬里歸來空

泣血七年供奉殿西郎

厚述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

續韋蘇州詩云兵衛森森畫戟宴寢寢海清香

坐詠梁公竟

有神

援梁公秋仁傑也

白傳閑遊空誦句

見樂天兵部詩石序云公樂天為蘇州時有

句宴詩刻序云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備森森畫戟宴寢疑清香最為勳業今刻此篇于石傳于將來因以予句宴一章亦附于後也詩句蓋誦

其森戰疑香之句也

拾遺窮老敢論親

見子美贈狄明府詩○厚子美

贈狄博齊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

東海莫懷踈受意

續前漢踈受不待年而從

其叔廣致仕

西風幸免庾公塵

援晉王導惡庾亮專權每遇西風嘗以扇障面曰元規塵

人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厚梅謂之信以其報春之信息也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開

一篇龍吏可書紳及公龍吏退之叙其得罪莫向長沮更

問津

續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老主常憂伴新鬼

厚主古傳夏

宗伯尊使公且明問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少

歸來且喜是陳人

及公莊子寓三篇人而無人道此之

謂陳人

曾陪令尹老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

次公公尹

父也即君言李倅也古人於識其父而又識其子則謂為郎君如李義山為令狐綯詩郎君官貴施行馬○子仁李白詩云朱顏脫

落及白髮

迴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

次公

大慶嶺也楓宸天子之殿庭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美若充庭楓楓被宸

青山祇在古城隅

次公青山指言

萬里歸來卜築初

按先生為李惟熙帖云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風土欲卜居為終老之計

會見四山朝鶴駕

次公

四山亦應是舒州之山但未詳其名如潛山上有左慈鍊丹處有孔左二真人澤而天柱山尤多異迹則其地為仙居舊矣故云朝

鶴駕也

更看三季跨鯨魚

鯨魚杜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南問訊今何如

欲從抱

朴傳家學

洪自号抱朴子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而洪乃就隱更李其法

為應怪中郎得異書

漢蔡邕為中郎將得王充論衡以為護助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

當得待我丹成馭風去

援列子馭風而行○子仁李白借詩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

君瓊佩與霞珺

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為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

同遊南華宿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寄故詩中皆及之○次公退之詩云乞君飛霞佩為我相頡頏

和陽行先

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

漢維摩經云以法喜為妻○厚莊子室无空虚則婦姑勃後心

无天游則摩詰元無病

次公維摩摩詰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

六鑿相攘

須洹不入流

坐待寸田秋

接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建生

亦可為焉

雖未麒麟閣

帝齒及金功臣博陸侯

之屬於麒麟閣也

關

官鷓鴣洲在此即黃祖沉
酒醒風動竹養源唐李益詩開簾

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秀字紫芝自稱陽道州唐

拔葵終相魯史記公儀休相魯歸其家辟

穀會封留始丘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授陛下願封留足矣良

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若不繫之舟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再和見後

軒裳大爐鞴陶冶一世人次八公軒車裳服也爐所以熾火

從橫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

初不疑嘉賓為之謀以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超死惜哭

頗念懷祖黠瞋兒與

兵姻厚晉日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為相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

器冶所以鑄

金為器也

之成疾後見其一箱書乃悉與温往反

密計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次八公軒車裳服也爐所以熾火

為之謀以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超死惜哭

頗念懷祖黠瞋兒與

厚晉日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為相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

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
耶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其也
夫身墮浩渺投老無涯

垠次公先生詩意謂人皆樂富貴如超預温之謀坦之從温之婚皆為超
富貴而超之父以疑而後怒其謀坦之父以點而早不從其請然其

為惡相温一也奈何一子本意在圖富貴乎因以自言
其不善於謀富貴而至於流落耳
回看十年舊

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圍深居不汝

覲豈問親與鄰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次公伯仁

兄弟二人曰韻嵩謨韻為最勝故曰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次公崆峒

今贛州也新年得異書見前次韻字西郭有逸民揚行先以

見借。祖可登真隱訣梁真白先生所述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

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善權按

丹砂行伏丹訣用砂五兩結汞為砂子養火七日為玉筍銷之為

銀又大洞鍊真寶經曰將用砂修鍊伏火後鼓成白銀名之為一
返也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
我家六男子次公六男子謂一
之為黃化銀名之為二返也迨過遲遠遠也

開

館 24

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序在左傳言

十而諱二焉願言敦宿好永與竹林均隨晉書嵇康阮籍

如八九十者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援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前和陽行先韻

文字先生飲謂劉執中江山清獻遊公次

清獻趙悅道也列典刑傳父老履詩雖無老成樽俎繼風

流度嶺逢梅雨任周顛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佔衣

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在礎昔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故自江以

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而老杜梅雨詩云南京西

浦道四月還家拍麥秋歐公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蔡

熟為秋故麥以孟夏為秋也自慙鴻鴈侶爭集稻梁洲次

今云拍麥秋則言四月末也野闊橫雙

廣絕交論分鴈鷺之稻梁又更信詠鴈詩稻梁俱可

悉飛去後飛還天柱詩君聽鴻鴈響致致稻梁難

練法公章貢二水也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城堅聳百樓子仁後漢公孫瓚云兵法百樓不攻行

看鳳尾詔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尾形故謂之鳳尾詔焉却

下虎頭州虎頭本慶州也言常州蓋虎頭顧愷之也愷之晉

也先生有曰在常州祖可杜陵集皮陸詩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君意已吳越我行無

去留歸途應食粥乞米使君舟續顧魯公乞米於李太

粥而已數月今又擊之實用憂煎見法帖中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

流續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傳家有衣鉢次公傳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

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出唐摭言今指言其家傳之李耳斷獄盡春秋次公如傳不疑

也口字仁前漢五行志上使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誦斷於外不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

開

眺洲

續謝眺詩有曰
芳洲採杜若

淒涼望鄉國得句冲官樓

厚魏王

宣作登樓賦

所公漢元帝詩云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樓凡詩

四句以第一句對三句以第二句對四句謂之扇對蓋出於白氏

金針云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前人詩有云昔時花下留連

飲暖日天挑鸞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以證其

格今此兩聯恨賦投湘水續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

即其格矣得作賦投之湘水以弔屈原

歌祀柳州

厚柳子厚謫柳州死為羅池神韓退之為作

何

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

厚公登塵外亭名歸

時月滿舟

厚仁傳登錄慧禪師唱曰夜靜
水寒魚不食蒲船空載月明歸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眾者勝天天定亦勝人

續申句亦有謂伍子胥曰人

鄧

通豈不富

厚文帝使善相人者相登通曰富貧餓死上曰能富

鄧氏錢

郭解安得貧

厚漢武徙豪茂陵郭解貧不中嘗吏恐
不敢不從衛將軍言郭解家貧不中

館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驚飛賀厦燕接淮南子湯沐具而燕

來賓公以公劉禹錫笑王僕射
走散入幕賓以晉書桓溫

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起帳中卧
醉眠中山酒

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日往視之云已葬於是

開棺醉始醒也**夢結南柯姻**續唐淳于棼夢入槐安國尚公主為南

寵辱能幾何援老子寵辱若驚**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

無一事真子仁法華經言推此**洒掃古玉局**四化記玉

局化者在益州城南門內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

降於鶴鳴山與天師同來演法於此時地上忽涌出玉局玉牀方

廣二丈老君升牀坐重述道要其後玉局尋陷入地中因成洞宮其徑莫窮

其已得玉**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歐公先生蓋取詩二

德不孤之義**所至為鄉里事賢友其仁**編孔子曰居是

以名其堂

開

館 24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吹八八退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太

春厚東漢井一字大春深於儒李時蛇壇楚南極淑氣

生此民吹也韓退之送廖道士序邠之為州艾當中州清淑之

唱高和自歎厚宋玉云郢人有歌陽春非我誰當

親壁言彼嶰谷竹翦裁待伶倫倫前漢律曆志黃帝使伶

俗學吁可鄙紙繒配芻銀以芻為銀言俗

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淳言

掃謔諄言曰謔字出素問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

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

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

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邢夫人事見第弊衣破冠

履復可憐范叔貧厚史記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也魏使須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弊衣間步

之與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縑袍賜之君看崔貞外晚就觀國

賓次公杜詩用昔少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為姻自注

之贈崔貞外詩曰次公退之寄崔立之詩曰連年收科弟若摘額底處又曰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貧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鬼

踏踏阻風水次公言如巨魚欲縱為風水所阻橫斜挂邊

垠次公言如餘星之落零不當天心而挂於边角青衫映白

髮字仁白樂天春去詩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

害甘守吳市圍續梅福字子真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自言捩角歲續詩捩

慈母為擇鄰續列女傳孟母三遷為孟子擇鄰邦人驚似舅次公宋書

開

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何無忌劉牢矯矯惡不仁論

之外甥酷似其舅共卒大事何為死成語我

未見好仁者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

惡不仁者 賦公空同 為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次

齊魯生依旁叔孫通傳云文月魯諸生也左傳有云雖有姜姬无弃傾頽 為文不在多一頽了

伯倫晉劉伶字伯倫平生清詩要陶煉乃得鉛中銀

天陸寶藏論云銀有一十七件推有至藥銀自我遷嶺外七

見槐火新杜甫九嶺巴火之意也十朋按年譜紹聖元年

甲戌先生自定州敗惠州四年再敗儋耳子作著書已絕筆厚子作

明年改元符至三二年乃量移廉州凡七年厚子作一嘿含千諄貴梓和葦蒿厚子作

豈為俗子陳厚子作大節非人均厚子作時時自娛嬉

館

之樂 也 豈為俗子陳厚子作 大節非人均厚子作 時時自娛嬉厚子作

次韻江晦叔一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續李太白詩

却棹酒 棹子候淵明任淵明又云歸人望燈火棹子候門

幸與登仙郭望之以為神仙馬 同依坐嘯成厚成瑛

太守以事委岑暉郡人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小樓看月上劇飲致矣

橫公杜天 橫醉後參

鍾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公煙花錄陳後主詩午 浮

雲世事改厚中與間氣集杜甫哭長孫孫侍 孤月此心明雨

已傾盆落城下兩翻盆 詩仍翻水成如翻水成 二

江爭送客木抄看橋橫公木抄木之末也揚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師川劉安世字器之

開

館

曰元城先生

橫空初不跨鵬鷖但覺胡牀步步高

自注器之言昔夢飛自竟身与坐牀

皆起一枕書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

次公先生海

更發夔州晚到逆用場

歸來又見顛茶陸

自注住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顛君亦然

多

病仍逢止酒陶

自注陶淵明有止酒詩器之少時飲量無敵今不復飲矣○龜父元城先生語錄云某初

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煙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魚鱗歷水土惡弱它

人必死之地某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

笑說南荒底處所祇

今榕葉下庭臯

次公榕樹廣南多有之柳渾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子仁柳子厚詩榕葉滿庭驚亂啼

次韻郭功甫一首

子仁功甫觀先生益雪雀有感作詩寄惠州云平生才力信瑰

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金好不能飛後先生北歸又用前韻寄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

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跡帖天飛今次其韻也

蚤知臭腐即神奇續莊子神奇化為臭腐自臭腐復化為神奇海北天南揔是

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韋吏記李斯曰吾未知所稅駕矣雲鵬今悔不卑

飛亦自得其道遙矣此蓋先生悔悟自嘆之詞

可憐倦鳥不知時續陶淵明歸去來空羨騎鯨得所歸

玉筍西南天一角子暉按年譜元符二年庚辰

萬人沙苑看孤飛次公廣異記益州觀道

死於沙苑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次公建中靖國之初皆起諸公之廢者非

復羸牛踏舊蹤次公先生舊有詩與法芝云團圓如磨但

願老師真似月次公先生與法芝又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故今再云尔誰家壘裏

開

不相逢

次韻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為惠泉溢若有所
折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取
莫雪字仁曰六隱之酌貪泉柳子厚居愚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月泉
旁地平行泉上山巒嶮君子謹所居此義安可闕
古人貴言贈敢用况高節不為冬霜乾肯畏夏日
烈泠泠但不足海遠要當徹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

中朝鸞鷟自振振豈信邊隅事執叢鼓共怪書生能
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穿揚自笑非猿臂射隼長

思逐馬軍

字仁表長由基善射穿楊樂百步李廣拔臂亦善射房云公用射隼高墉之上

觀汝長

身最堪學定如髯羽便超羣

屢見上注

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鷓夷一
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
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

明有歸去來辭
又有遊斜川詩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
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
定許表然

爲讀仙人解金龜共醉

塞鴻正欲摩天去垂

開

老道攀山豈所期

次韻蒼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復壺頭出玉關。

班超既立功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

立功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

已入西羌渡沙磧。

沙磧，西比有沙磧，千里不生草木，水味鹹苦，所謂惡磧者也。

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

見第十五卷孟亭之注。

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

是偷閑。

和晁美叔

反觀皆自直，相詆競誰諛，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

無珍材，尚空谷，疲馬正長途。

次公：珍材空谷，以况美叔在閑郡，疲馬自謂也。

未

識造物，意茫然，同一爐。

和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然

韓退之進李解冬暖而兒号寒年登而妻啼飢孔維圭北山

後文惠帳空方夜鶴然山人去方曉猿驚

未能逐什一安能搏九萬

續楊暉書

逐什一之利莊子鵬之徙於南嶼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常恐樛櫟身坐纏冠蓋

蔓受知如債負粗報乃焚券但知眠牛衣

見第六卷戊寅上元

注定免刺虎圈

見弟十五卷贈段屯田注

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

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趙

張健

續韓退之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出崔蔡不足多

前有趙張後有二王

三人行可致一語先自獻幸推江湖心適

我魚鳥願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九

開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館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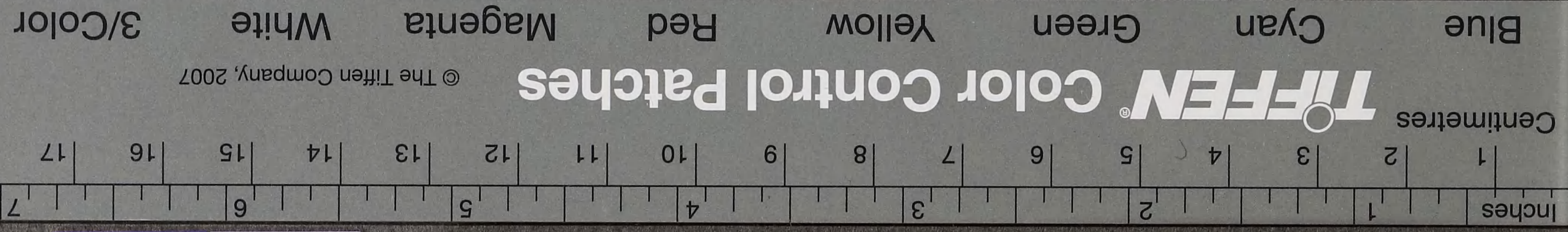
趙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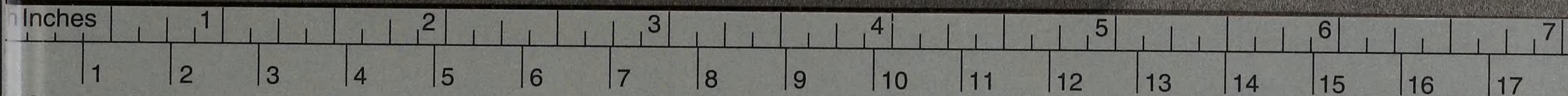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八

Wahneema library
Wahneema library
Wahnee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